

美国 纽约南区 联邦地方法院

-----X

美国政府,

诉

23 Cr. 118 (AT)

郭文贵,

被告

审判

-----X

纽约,纽约州

2024 年 5 月 31 日

上午 9:00

审理法官:

阿纳利萨·托雷斯法官,

主审法官

-及陪审团

出席人员

DAMIAN WILLIAMS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

代表: MICAH F. FERGENSON

RYAN B. FINKEL

JUSTIN HORTON

JULIANA N. MURRAY

助理联邦检察官

O5VVGU01

SABRINA P. SHROFF

被告人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人律师

代表: SIDHARDHA 卡马拉珠

MATTHEW BARKAN

ALSTON & BIRD LLP

被告人律师

代表: E. SCOTT SCHIRICK

其他在场人员:

Isabel Loftus,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律师助理

Robert Stout, 联邦调查局特工

Ruben Montilla, 被告方律师助理

Tuo Huang, 译员(普通话)

Shi Feng, 译员(普通话)

Yu Mark Tang, 译员(普通话)

(庭审继续；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早上好。

请各位报上姓名。

检方律师芬克说：早上好，法官大人。Ryan Finkel、Juliana Murray、Micah Ferguson、Justin Horton，他正在上来——反馈，对不起——代表政府。我们还有来自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助理律师 Isabel 洛夫特斯和联邦调查局特工 Robert Stout。

辩方律师卡马拉珠说：早上好，法官大人。西德·卡马拉珠和萨布丽娜·施洛夫，代表郭先生。郭先生在律师席与我们在一起。

施洛夫女士说：早上好，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坐下。

昨天，法院听取了海曼资本管理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 Steele Schottenheimer 的证词。政府希望从肖腾海默女士那里获得的证词是，投资于海曼资本的香港机会基金是否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负面影响”，并成为“打击中共的手段”，或者这种投资仅仅是“对宏观经济环境表现的赌注”。这是政府在 ECF 第 369 号文件中的来信内容。

根据规则 701，普通证人只能在以下情况下提供意见证词：基于证人的感知，是合理的，有助于清楚理解证人的证词或确定有争议的事实，且不基于规则 702 范围内的科学、技术或其他专业知识。双方在信件中找到了一些共同点。

政府认为，根据她作为海曼资本总监的个人经验，肖腾海默女士“应该被允许作证，说明海曼并不认为投资于海曼香港机会基金会带来所预期的事件”。政府在来信第 4 页中提到。

辩方同意肖腾海默女士“可以作证说明她是否将基金作为推翻中共的工具进行推销”。被告在 ECF 第 370 号文件第 4 页的信件中提到。

关于海曼如何向郭推销香港机会基金的证词并不需要肖腾海默女士提供意见。因此，肖腾海默女士可以就她在宣传材料中如何推销该基金作证，例如已被接纳为证据的幻灯片，并在与被告及其他相关个人的对话中。政府可以举证说明，例如海曼仅将该基金宣传为对港币表现的赌注。这些陈述对于被告决定是否投资该基金的心态是相关的。

然而，我不允许政府要求肖腾海默女士推测投资该基金是否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负面影响。这个问题要求提供的意见超出了她在海曼资本的工作范围；它要求她对外币空头寸对外国政府的影响作出判断。这超出了像肖腾海默女士这样的行业经验者的知识范围。它也比与市场营销相关的证据相关性低得多，因为它不直接影响被告的心态。

因此，政府不得引出关于该基金对更广泛经济影响的一般性证词。

据悉，由于莱克星顿大道地铁线卡住，我们仍在等待一名陪审员。这可能与有人在轨道上的危机有关。

还有其他要提出的问题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只是想确保我不会违反法院的裁决。我计划问肖腾海默女士，关于市场营销以及 HHKOF 如何向投资者宣传。我相信我也可以问她 HHKOF 是什么赌注，即它的实际含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出现了。

我认为她还可以就她的个人观察作证，在 HHKOF 于 2017 年向公众开放后，中共是否倒台。她对此有个人观察，这不是专家证词。我只是想确保所有这些都符合法官大人的裁决。

至于是否关于赌注对中共的影响，即使它是一个意见，我认为——这是我试图弄清楚如何通过肖腾海默女士来获得这个答案的——如果你赌的是一场 Mets 比赛，而 Mets 赢了——我希望他们赢，但他们经常输——你赚钱。但赌一场 Mets 比赛不会让 Mets 赢或输；这只是对结果的赌注。我认为这个概念，她根据她的个人知识知道的——不是基于她做过的任何研究，不是基于她作为专家所做的任何工作，她不是专家，她只是公司的一名员工——关于投资和

赌博的这些问题，坦率地说，因为这就是投资，我认为这不会违反法官大人的裁决，我只是想确保我不会这样做。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我认为律师卡马拉珠试图引出的证词，或者他提到的最后的证词，实际上正是专家证词。我们提交了一个例子，是在这个法院进行的 United States v. Phillips 案件中，这是一个与南非兰特市场操纵理论相关的案件。政府提交了一份专家披露，涉及他们打算召集的专家证人，讨论交易模式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以及最终如何影响南非经济。所以肖腾海默女士简单地说，嗯，如果你只是对货币进行赌注，它不会影响任何基础的东西，这只不过是另一种方式来回避法官大人刚刚排除的先前证词。

至于她是否可以作证中共是否倒台，首先，我不确定她对这一事实的个人观察与什么相关，但我也不能确定她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基础来判断中共是否受到损害或伤害。基金仍在运作。

对我来说，律师卡马拉珠所倡导的只不过是另一种方式来回避法官大人现在刚刚排除的意见。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肖腾海默女士与 Phillips 案中的专家不同，肖腾海默女士有个人经验，个人知识。她是一个感知证人。她在海曼资本工作。

政府在 Phillips 案中试图引入的专家不具备这些条件。他查看了证据，并对证据进行了评估。

肖腾海默女士将不会作证她的意见，而是关于她的个人观察，她对事件的感知知识，交易是如何运作的。她告诉人们这些。这是她的工作。所以我认为这是辩护律师所讨论的与肖腾海默女士将作证内容之间的重要区别。

法官说：所以我理解您要引出的那些问题。这项投资会对政府产生影响吗？它是否对政府产生了影响，或者这项投资是否导致政府垮台。我理解吗？

芬克律师说：这是一个问题，法官大人。

我认为另一个问题，我无法设想它如何涉及 701 或 702，是 HHKOF 的规模是什么，即 HHKOF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占的总头寸。她从她的工作中知道这些。这不是专家分析；这是她的知识。

法官说：这是事实问题。

芬克律师说：确实如此。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法官大人。只是为了明确，我不是在重新辩论法官大人的裁决，法院的裁决。我只是想确保我不会有旁听，并确保我遵守法官大人设定的范围。这就是我的意图，引出她知道的、她看到的、她经历的事实，然后她可以在这些问题上被交叉质询。

法官说：所以问头寸的规模是可以的。但是问这项投资是否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这是禁止的。问它是否造成影响或导致中共垮台，这也是禁止的。

芬克律师说：明白，法官大人。

好的，明白。

法官说：还有其他问题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只有两件事。

辩护律师和政府已经讨论过，我会给肖腾海默女士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些文件。我们已经向辩护律师确认了这些文件。至少其中一份文件，辩方会要求一份限制指示，因为这是凯尔巴斯发给余建明的一封电子邮件；它是为了对余建明产生影响，而不是为了其真实性。政府对此类指示没有异议。我想当该文件出现时我们可以提出这个要求。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对我们来说可以，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最后一件事，法官大人，为了慎重起见，我知道法院在初步指示期间已经指示了陪审团。政府只是请求在对陪审员的日常警告中，法官大人也告诉他们不要对案件进行研究或跟随任何新闻。我知道这已经被提到，但政府希望法官大人不时这样做。

法官说：好的。

芬克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请政府向我提供纸质版的协议书。

芬克律师说：当然可以。它们正在打印，法官大人，我们很快就会有。

(休庭)

法官说：我被告知所有陪审员现在都到了。卡马拉珠先生，您是否有想要记录的事情？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非常小。我已经和政府讨论过了。

我只是想让法院知道，当其中一位陪审员到达时，他们意外走进了辩护团队使用的房间。他们看到了我们，表示惊讶，然后转身离开。没有人对陪审员说话，但我只是想让法院知道。

法官说：好的。

请让陪审员进来。

芬克律师说：证人应该上证人席吗？

法官说：证人应该上证人席，是的。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坐下。早上好，陪审员们。

陪审团：早上好。

法官说：我们将继续对肖腾海默女士的直接询问。

我提醒你们，你们仍在宣誓之下。

你可以询问了。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Steele Schottenheimer,

作为政府证人，

已宣誓，作如下证言：(宣誓)

由检方芬克律师提问：

问：早上好。

答：早上好。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昨天谈到了一些关于海曼香港机会基金的事情。海曼对海曼香港机会基金是否有一个简短的名称？

答：HHKOF。

问：您能拼写一下吗？

答：H-H-K-O-F。

问：那么如果我提到 HHKOF，您会明白我指的是海曼香港机会基金吗？

答：是的。

法官说：芬克律师，我需要您靠近麦克风。

芬克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

问：当投资者投资 HHKOF A 股时，需要发生什么事件才能使该投资获利，即赌注成功？

答：需要港币贬值或受到压力。

问：港币需要贬值或受到多大的压力，赌注在 HHKOF 上才能获利？

答：只要港币超出区间一分，该基金就会在技术上获利。但是贬值或压力越大，基金赚的钱就越多。

问：所以如果脱钩，即港币或美元脱钩，HHKOF 会获利吗？

答：是的。

法官说：请稍等。

您能用非常简单的术语解释一下这如何运作吗？

证人说：好的。海曼香港机会基金做空港币。所以港币挂钩美元。如果港币相对于美元贬值，那么我们的基金就会赚钱。

法官说：“做空”是什么意思？

证人说：您可以做多一种货币，也可以做空一种货币；也就是说，如果货币升值，您可以做多赚钱；如果货币贬值，您可以做空赚钱。

法官说：您能用数字举个例子吗？

证人说：当然可以。例如，港币的区间弱侧是 7.85，即 1 美元兑 7.85 港币。如果港币贬值到 10 港币兑 1 美元，尽管数字在增加，但实际上是贬值了，因为需要更多的港币才能兑换 1 美元。所以如果您做空港币，并且它交易在区间之外，即 1 美元兑 7.85 港币，您就会赚取 7.85 和 10 之间的差额。

检方律师说：谢谢。

所以如果有人做空一种货币，他们的赌注是预期该货币会贬值？

答：相对于另一种货币贬值。以港币为例，因为它挂钩美元，这就是衡量标准。

问：所以如果港币跌出区间，如果脱钩，港币的价值会下降，而 HHKOF 会获利，对吗？

答：对。

问：那是 A 类股份。我们来谈谈 B 类股份，Prodigious 系列。对于 B 类股份，Prodigious 系列，需要发生什么事件才能使该赌注获利？

答：输入，即港币贬值，结果是一样的。只是 B 类股份的敞口更大，所以结果更严重。

问：所以，相同情况，如果区间或脱钩，那么 B 类股份会获利吗？

答：对。

问：自 HHKOF 开始销售以来，脱钩了吗？

答：没有。

问：在海曼向投资者推销 HHKOF 时，您刚才解释的赌注如何获利，是否与海曼的营销材料一致？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靠近证人吗？

法官说：可以。

芬克律师说：给肖腾海默女士一本包含各种文件的文件夹，包括以下内容：GX HN-26, 29, 35, 41, 57, 59, 69, 70, 71, 79, 80, 82, 86, 98, 124, 168, 193, 208, 220, 221, 222, 223。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能翻阅一下文件夹并告诉我您是否认得里面的文件吗？

芬克律师说：为了记录，这些编号前缀都是“GX HN”。

答：我已经翻阅了文件夹。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以前见过这个文件夹吗？

答：是的。

问：您是如何认出您见过它的？

答：我几天前在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审阅了这个文件夹。

问：是谁要求您审阅这个文件夹的内容的？

答：是您。

问：是谁挑选了这个文件夹的内容？

答：我相信是您。

问：这个文件夹里大致有什么内容？

答：这是我与余建明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余建明与凯尔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史蒂夫·班农与凯尔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还有不同版本的 Saraca 认购手册，用于认购海曼香港机会基金。这里也有一本 Hamilton 认购手册。还有一些汇款详情，证明已发生的汇款；以及 Saraca、Hamilton 和海曼香港机会基金之间的附带协议。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发送或接收的电子邮件，它们是您发送或接收的电子邮件的真实准确的副本吗？

答：是的。

问：什么是 Global Relay？

答：Global Relay 是海曼资本管理公司用来捕获并存储必需电子邮件长达五年的第三方服务。

问：海曼为什么要将其电子邮件保存长达五年？

答：我们是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的。

问：对于您提到的您不在其上的电子邮件，您采取了哪些步骤，若有的话，以获取这些文件在 Global Relay 系统中的内容？

答：我与海曼的首席合规官 Stu Smith 进行了联系。我们设置了一个 Teams 电话会议，以便我可以查看他的屏幕。我作为投资者关系人员无法访问 Global Relay；但是他作为首席合规官有访问权限。所以他登录到 Global Relay，搜索这些特定的电子邮件，我能够验证它们已发送到海曼的服务器并被 Global Relay 捕获。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此时政府提供 GX HN-26, 29, 35, 41, 57, 59, 69, 70, 71, 79, 80, 82, 86, 98, 124, 168, 193, 208, 220, 221, 222 和 223。

法官说：没有异议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异议，法官大人，前提是法院在适当时机对 GX HN-208 给予限制性指示。

法官说：好的。当那发生时，您会指出。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继续。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政府证据以上被接受到证据集)

由检方芬克律师进行询问：

问：肖腾海默女士，HHKOF 提供给市场多久了？

答：2017 年 1 月。

问：自那时以来，港币脱钩了吗？

答：没有。

问：今天挂钩仍然存在吗？

答：今天仍然在区间内，所以是的。

芬克律师说：好的。请拉出作为政府证据 HN-29 的文件。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我发给所有有兴趣参与海曼香港机会基金 B 类股份著名系列的潜在投资者的电子邮件。我在 5 月 24 日星期天发出。我们刚刚从外部律师那里收到招股说明书，我正在将其分发给所有感兴趣的方。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说的是“岸上”。您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岸上”是什么意思吗？

答：海曼香港机会基金有两个引导基金：一个是针对美国纳税投资者的岸上引导基金，另一个是针对美国免税投资者和离岸投资者的离岸引导基金。这些是为了使投资者在投资我们的基金时获得适当的税务文件。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缩小它，并放大文件顶部。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认得这个电子邮件地址吗？

答：认得。

问：那是谁的电子邮件地址？

答：余建明。

问：您能读一下这个电子邮件地址吗？

答：William.je@acacap.com。

问：肖腾海默女士，为什么您要关于香港机会基金 B 类股份著名系列的文件发送给余建明？

答：当时我认为余建明有兴趣查看该基金的岸上和离岸招股说明书。

芬克律师说：请缩小它，洛夫特斯女士，并转到该文件的第 3 页。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是 HN-29 的第 3 页吗？

答：这是我们的反洗钱信息表。

问：第二行写着：私人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您能向陪审团解释这行在文件中的作用吗？

答：是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有限合伙人以不同的结构来投资我们的基金。有时是个人，有时是有限合伙，有时是有限责任公司。您询问的那行是——您说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吗？

问：私人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是吗？

答：是的，是的，私人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是的。

问：第二个勾选框里写着：实际所有者，持有 25%或更多股份，见 CIP 要求。这是什么意思？

答：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实体来了解谁是实体的实际所有者。

芬克律师说：请转到该文件的第 5 页，洛夫特斯女士。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看到上方写着“最终受益人”了吗？

答：看到了。

问：您能读一下那段文字吗？

答：“如果没有提供受益所有权信息，将假定没有受益者持有实体资产的 25%或更多。在投资实体对实际受益者进行反洗钱尽职调查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合格引荐人信函或等同的认证信函，以代替上述详细信息。”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缩小吗，洛夫特斯女士。

问：下面的图表是用来做什么的？

答：这是我们需要收集的五项中四项，关于任何拥有 25%以上实体的受益者的项目。

问：什么是最终受益人？

答：是拥有该实体的人。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翻到这个文件的第 9 页吗？请放大第 10 项，洛夫特斯女士。就这样。

问：这里，在写着“付款和花旗银行账户”下面的是什么？

答：这是海曼香港机会岸上基金的银行账户。这是投资者汇入资金的地方，他们认购该实体。

问：所以，如果投资者想投资于岸上基金，他们会把钱汇到一个以 9681 结尾的花旗银行账户，对吗？

答：对的。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翻到第 44 页。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部分文件是用来做什么的？

答：这是认证投资者状态。所以我们需要对任何认购基金的人进行验证，确保他们实际上是认证投资者。

芬克律师说：请翻到下一页——抱歉，第 46 页。

问：底部写着“合格购买者状态”。那是什么意思？

答：这部分文件是我们从投资者那里收集合格购买者认证的地方。正如昨天讨论的，我们所有的投资者都需要是合格购买者。

问：肖腾海默女士，什么是“认购文件”？

答：认购文件是投资者为了认购我们的工具而完成的法律文件。

问：我们和陪审团一起看的这个文件是认购文件吗？

答：是的。

问：是用于什么的？

答：海曼香港机会岸上基金。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把这个拿下来吗？请为证人展示 HN-33，只给证人看。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凯尔·巴斯发给我的短信。

问：顶部的短信是谁发的？

答：顶部的短信是我认为是从余建明到凯尔，然后他再复制粘贴给我的，解释哪些实体正在投资香港基金。

芬克律师说：政府提供 HN-33。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准许。

(政府证据 HN-33 被接受)

芬克律师说：请公布。

问：肖腾海默女士，现在陪审团可以看到了，您能读一下第一个短信内容吗，这是从余建明复制粘贴的？

答：正确。以下为短信阅读：“由于时间紧迫，将投资于你们岸上基金的实体有：Saraca 媒体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离岸：Hamilton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我们可以稍后填补所有细节。谢谢。”
阅读完毕。

问：您对此的回应是什么？

答：我在问凯尔这个短信是否来自余建明。

问：在您问这个是否来自余建明之后，凯尔的回应是什么？

答：“史蒂尔，这就是余建明和 Miles 将通过的两个实体。”

问：您对“Miles”指的是谁有什么理解？

答：郭文贵。

问：在 2020 年 5 月 26 日，您收到这个短信时，您对 Saraca 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是什么有什么理解？

答：我没有理解。这只是一个实体的名称。

问：在您在海曼的工作中，个人通过实体而不是个人身份投资海曼的金融产品是否不寻常？

答：不寻常。

问：为什么？

答：因为很多富有的个人使用实体进行家庭有限合伙或商业目的。这只是他们的偏好。

问：这里提到 Saraca 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您在 2020 年 5 月时是否理解 Saraca 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媒体公司？

答：没有，我没有。

问：在这个时候，您对 Saraca 媒体集团的业务有什么理解？

答：就在这个短信时刻？我没有考虑它。我只是收集名称以与我们的外部律师核对，看看他们是否可以帮助起草附带协议。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 HN-35，这已经是证据了。35，请，洛夫特斯女士。请向下滚动到第 2 页。请放大 5 月 26 日的那封邮件。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发送给余建明，并抄送给凯尔的这封邮件的目的是什么？

答：既然我有了投资实体的名称，我正式请求余建明提供反洗钱和财务报告和审计合规要求，以便他们能够投资该基金。

问：在 2020 年 5 月时，您对为何有一个岸上投资实体和一个离岸投资实体有什么理解？

答：当时我对此不清楚。

问：请继续。

答：除了一个是应税实体，另一个是免税实体。

问：哪个是免税实体？

答：Hamilton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芬克律师说：请缩小这个。我们可以翻到第一页。

问：您能读一下您在 2020 年 5 月 28 日发给余建明的邮件吗？

答：“嗨，余建明。我们希望所有汇款和文件能在 6 月 5 日星期五之前完成。谢谢您的确认。我会很快给您附带协议。”

问：“附带协议”是什么意思？

答：附带协议是一种法律文件，很多大投资者需要。它们是超出招股说明书的条款。

问：Saraca 或郭文贵的投资是否有附带协议？

答：有的。

问：Saraca 或郭文贵投资的附带协议的性质是什么？

答：从高层次来看，他们要求三项超出招股说明书的条款。首先是他们希望管理费从 2% 降到 1%；他们希望在绩效费上设立一个门槛，即他们必须赚到 25 倍的投资金额之后我们才会开始收取绩效费；第三，他们要求透明度条款，意味着他们需要额外的报告，超出我们通常提供给投资者的报告。

问：好的。让我们来详细谈谈。您说有一个管理费的减少，对吗？

答：是的。

问：您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所以对于海曼香港机会基金 B 类股份，有一次性 2% 的管理费在交易完成时收取。所以如果您投资 100 美元在这个股份类，海曼管理这笔资金的管理费将在交易完成时收取 2 美元。所以在 Saraca 和 Hamilton 的投资中，管理费将仅为 1 美元。

问：管理费的减少对 Saraca 和郭文贵有利还是海曼有利？

答：管理费的减少对请求它的投资者有利，因为他们只需支付 1 美元而不是 2 美元。

问：您能向陪审团描述一下绩效费的减少意味着什么吗？

答：海曼收取绩效费。海曼香港机会基金的绩效费是首先您拿回您的初始资本。所以如果您投资 100 美元，您会拿回 100 美元。然后，在接下来的 100 美元收益中——假设交易对我们有利——我们收取每赚 1 美元的 15 美分，您得到 85 美分，直到您作为投资者获得 100% 的净回报为止。所以您赚了 200 美元，而我们收取了 15 美分。然后任何超过 100% 的净回报，我们按 80 或 20 分配；您得到 80，我们得到 20。

问：郭文贵或 Saraca 的投资要求了什么？

答：他们希望赚 25 倍的投资金额。所以如果他们投资 1 美元，他们会拿回 1 美元加上 25 美元。然后任何超过这个的部分我们按 20 或 80 分配；他们得到 80，我们得到 20。

问：所以郭文贵和 Saraca 要求的条款对他们有利还是对海曼有利？

答：对郭文贵和 Saraca 有利。

问：在 2020 年 5 月，肖腾海默女士，您对郭文贵和 Saraca 希望在著名系列中投资的金额有什么理解？

答：最初，他们告诉我包括 Hamilton 在内大约 5 千，5 千 1 百万美元。然后在我们收到认购文件时是 Saraca 的 1 亿美元。

问：关于附带协议的最后一点，肖腾海默女士，您提到了透明度。您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我们每月向投资者报告典型的敞口情况。我们为他们量化，您做空港币 200 倍或者 196 倍。在 B 类股份中，这不会每月变化，直到期权到期。但在 Saraca 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想要头寸级别的细节，我们给了他们，因为这个基金没有提款权。一旦我们完全持仓，我们就愿意给他们头寸级别的细节，这就是附带协议所述的内容。

问：您能为我们分解一下，您所说的头寸级别的细节以及这是一个完全投资的金融产品是什么意思。

答：对。通常，我们只是告诉您敞口情况，您做空港币多少。他们实际上想要头寸级别的细节，即期权的实际描述。您做空 2 亿美元的期权，到期日是某某日期。

问：所以他们想要了解基础金融交易的细节，对吗？

答：对。实际持有的头寸，它们的到期日，每个头寸的名义价值。因为您不是只去购买一个单一的期权来覆盖整个批次；您是在与多个交易商进行交易，并在市场中每晚获得最好的价格。所以您可能有数十个条目或数十个非常相似的期权，他们希望看到这种级别的细节。

问：这种细节涉及金融交易，对吗？

答：对。

问：这些交易是海曼进行的，以建立一个赌注，即如果挂钩在弱侧断裂，赌注就会获利，对吗？

答：对。

问：最终海曼是否同意了郭文贵和 Saraca 在管理费、绩效费和这些透明度权利上的减免？

答：管理费的减免，是的。绩效费的减免，是的。透明度权利减免。

问：顺便问一下，谁要求这些？

答：据我所知，这是余建明与凯尔谈判的。

问：肖腾海默女士，关于 Saraca 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海曼对该实体进行了哪些尽职调查？

答：关于他们的认购文件？

问：是的。

答：当 Saraca 认购海曼时，我和另一位在投资者关系部门与我共事的人，以及我们的第三方管理员，对认购文件进行了彻底的审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对答案进行核对，然后向余建明询问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问：肖腾海默女士，通过这个过程，海曼了解到谁是 Saraca 媒体集团的最终受益人吗？

答：Saraca 媒体集团声称只有一个人拥有整个实体。他们提出该个人是郭文贵的儿子。

芬克律师说：请展示已作为证据的 GX HN-82。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是什么？

答：这是当时郭文贵儿子的有效护照副本。

问：他的法定姓名是什么？请您为陪审团读出来或拼出来。

答：他的姓是郭，名拼写为 Q-I-A-N-G。

问：海曼为什么收集这份护照副本？

答：这是我们反洗钱实践的一部分，针对任何和所有超过 25% 的受益者。

问：根据 Saraca 的陈述，Saraca 媒体集团还有其他所有者吗？

答：根据他们的认购手册，没有。

问：肖腾海默女士，如果 Saraca 投资的著名系列 1 亿美元投资获利，最终谁会收取收益？

卡马拉珠律师：反对此提问方式。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Saraca 媒体集团会收到电汇，Saraca 的最终受益者是郭的儿子。

问：所以他会通过该实体收取收益？

答：是的。

问：郭文贵是否通过了反洗钱检查？

答：没有。

问：为什么没有？

答：因为他在认购手册上没有列为授权签字人和最终受益人或控股人。

问：在您的工作中，“委托人”和“代理人”有特定含义吗？

答：在认购手册中没有。

问：在什么背景下？

答：你能再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什么是委托人？

答：什么是委托人？某种程度上的主要人员。

问：肖腾海默女士，如果您认为是郭文贵在进行 Saraca 的投资，但郭文贵的儿子是最终受益人，您能否向陪审团解释这是否不寻常，或者为什么没有对郭文贵进行反洗钱工作？

卡马拉珠律师：反对此提问方式。

法官说：请将问题分解。

芬克律师说：当然。

问：您早些时候作证说您认为是郭文贵在进行 Saraca 的投资，对吗？

答：是的。

问：那么为什么——我换个方式问：事实上他的儿子是 Saraca 的最终受益人，但您认为是郭文贵的钱，您能解释一下这对您的尽职调查有何影响吗？

卡马拉珠律师：反对此提问方式。

法官说：请分成小部分来问。

芬克律师说：好的。

问：事实上郭文贵的儿子是 Saraca 的最终受益者，而不是郭文贵，这对您在进行此项投资的尽职调查时有何影响？

答：我没有发现——

卡马拉珠律师：同样反对。

法官说：您理解为是郭文贵在进行投资？

证人说：我理解为这是郭文贵的家族办公室有兴趣进行投资。

法官说：你可以问下一个问题。

芬克律师说：谢谢。

问：您所說的郭文贵的家族办公室是什么意思？

答：以前曾向我表示余建明是郭文贵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或管理者。所以当余建明有兴趣审查我们的演示文稿、回放网络直播并审查招股说明书时，我认为这是指郭文贵的家族办公室，即余建明代表他管理的资本，有兴趣投资海曼香港机会基金。

问：而郭文贵的儿子是 Saraca 的最终受益者，而不是郭文贵，这对您对该投资的想法有何影响？

卡马拉珠律师：同样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这对我的看法影响很小，因为家族办公室通常会有家庭成员作为他们投资的实体的受益者。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看作为证据的 GX HN-41。请放大顶部的电子邮件，洛夫特斯女士。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能读一下余建明在 2020 年 5 月 31 日发给您的这封电子邮件吗？

答：可以。“亲爱的史蒂尔，谢谢。请查看附件中的修订版附带协议。请忽略之前的那个。正如早些时候与凯尔讨论的，为了节省时间，资金可能会从与注册投资者不同的公司转入您的银行账户。谢谢并致敬，余建明。”

问：您对余建明所说的“资金可能会从与注册投资者不同的公司转入您的银行账户”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理解？

答：注册投资者是 Saraca。Saraca 填写了认购文件。Saraca 在认购海曼香港机会基金。然而，在这封电子邮件中，他强调资金可能会从一个不同于 Saraca 的账户或不同于 Saraca 的实体汇入。

问：这样可以吗？

答：不行。

问：为什么不行？

答：因为我们不会对发送电汇的公司进行反洗钱检查。

芬克律师说：请缩小这个，洛夫特斯女士。请放大 5 月 29 日的第三封电子邮件。

问：您能读一下余建明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发给您的这封电子邮件吗？

答：“亲爱的史蒂尔，请查看我们对附带协议的评论。我们将有一个岸上和一个离岸载体。岸上投资 100 万美元，离岸投资 100 万美元。岸上载体的地址是 162 East 64th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65, United States。谢谢并致敬，余建明。”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说过 100 万美元来自 Saraca。您对 2020 年 5 月的 100 万美元有什么理解？

答：当时我认为我意识到 100 万美元是来自郭文贵的家族办公室，但 100 万美元是来自余建明个人。

问：什么是 AML？

答：反洗钱。

芬克律师说：请缩小这个，并展示标记为 HN-43 的文件。请放大以便肖腾海默女士查看。

问：肖腾海默女士，简单地说，这是什么文件？这是什么类型的文件？

答：这是我发给余建明的电子邮件，提供了我们这边关于附带协议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交易完成时间的更新。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供 HN-43。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准许。

(政府证据 HN-43 被接受)

芬克律师说：请公布这个。

法官说：继续。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突出显示或放大最后一段，“最后”。

问：请您读一下，肖腾海默女士。

答：“最后，电汇需要来自 Saraca 媒体集团的账户。我们理解由于时间紧迫，这可能不可能。作为解决方案，您可以更改初始投资的实体以匹配电汇，然后我们可以在 6 月 8 日交易完成当天将权益转让给 Saraca 媒体集团。我们需要对两个实体进行全面的反洗钱检查。”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您对余建明要求从不同账户汇款请求所传达的内容吗？

答：正如我之前描述的，我们受严格的反洗钱指导和要求。因此，您不能以投资者 A 的名义认购我们的基金，然后从投资者 B 的账户汇款。它们必须匹配。所以我向余建明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他不能从 Saraca 的账户汇款以匹配提供的认购手册，我建议实际拥有资本的账户进行投资。然后我们会对该实体进行全面的反洗钱检查。然后在我们交易完成之后，如果所有的检查都到位，我们可以进行所谓的转让和分配，即我们可以在交易完成当天将投资者 B 的权益转让和分配给 Saraca。但那是在投资者 B，实体 B 经过所有反洗钱检查之后的事。

问：当您说投资者 B 需要经过所有的反洗钱检查时，您指的是填写认购文件，提供最终受益人信息之类的吗？

答：是的。

问：最终发生了什么？他们更改了实体的名称还是发生了什么？

答：他们保留了 Saraca 的认购手册，并从 Saraca 账户发送了电汇。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拿下来。

请展示作为政府证据的 GX HN-57。

问：顺便问一下，肖腾海默女士，在 2020 年 5 月底到 6 月期间，当您在协助 Saraca 或郭文贵的投资时，您能向陪审团描述一下那段时间的节奏吗？

答：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人对这个新著名系列很感兴趣。这是我们旗舰基金的最大投资者之一的反向询问。然后，我们向现有的投资者群体介绍了这个新产品。

我们在 6 月 1 日完成了初始 B1 批次的交易；所以在我于 6 月 1 日交易完成那 172 个感兴趣的投资者的同时，我也在协调凯尔和余建明、Saraca 和 Hamilton 投资之间的事情。

问：作为投资者关系的总监，在您与余建明讨论 Saraca 或郭文贵投资的同时，您是否也在处理其他潜在投资者并管理那些投资？

答：是的，接近 200 个。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份文件日期是 2020 年 6 月 3 日，是余建明发给您的。您能为陪审团读一下余建明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吗？

答：“Saraca 将认购 1 亿美元，Hamilton 将在这一批中认购 100 万美元。请查看您之前发送的岸上 Saraca 基金文件的签名页和相关的 KYC 文件。请确认一切正常，我们将安排汇款。离岸 Hamilton 的文件将随后提供。”

(下页继续)

继续由检方律师 FINKEL 询问：

问：肖腾海默女士，总体上，这封电子邮件的附件是什么？

答：这些是 Saraca 投资海曼香港机会岸上基金 B 类股份的认购文件。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翻到这个文件的第 4 页。停在那里。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是什么页面？

答：这是认购手册的签名页。

问：谁代表 Saraca 媒体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答：王雁平。

问：职务是什么？

答：总裁。

问：总认购资本贡献旁边写的是什么？

答：1 亿美元。

问：总认购资本贡献是什么意思，用通俗的话来说？

答：他们认购或投资于基金的金额。

问：在这个时间，2020 年 6 月 3 日，您知道王雁平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翻到第 6 页。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是什么页面，投资者简介？

答：这是认购手册中的一页，用来收集投资者的信息。

问：肖腾海默女士，在资本贡献 1 亿美元下方，两行之下写的是什么？

答：资本贡献两行下方？

问：是的，女士。

答：“简要说明认购者的主要财富来源。”

问：海曼为什么要收集这些信息？

答：这是反洗钱要求。

问：Saraca 关于他们的主要财富来源提供了什么信息？

答：在他们的认购文件初次提交时，这一项是空白的。

问：这对于海曼的目的来说可以接受吗？

答：不可以。

问：在下方，实体投资者一栏，写有特拉华州的注册办公地址和曼哈顿 64 街的主要营业地点地址。注册办公地址和主要营业地点地址有什么区别？

答：主要营业地点是这个实体的大多数业务进行的主要地点。注册办公地址是该实体成立和注册的地方。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翻到第 8 页，其实是第 7 页，抱歉。

问：第 7 页底部或第二行，肖腾海默女士，写的是“投资者的股权或资本或或受益人的总数”。这是什么意思？

答：这是一个实体，我们试图了解有多少个人拥有这个实体。

问：提供了什么信息？

答：这个实体有一个所有者。

问：这个实体是什么？

答：Saraca 媒体集团有限公司。

问：在这个时间，您对谁是 Saraca 媒体集团的唯一所有者有什么理解？

答：郭文贵的儿子。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现在可以翻到第 8 页，对不起。

问：肖腾海默女士，第 8 页 HN57 提供的信息是什么？

答：我们需要授权联系人以了解谁有权接收有关此投资的信息，并列出了一个主要联系人和一个次要联系人。

问：谁是主要联系人？

答：王雁平。

问：谁是次要联系人？

答：Max Krasner

问：在这个时间，肖腾海默女士，您知道 Max Krasner 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问：在您在海曼的工作中，看到与您对谁在家族办公室投资项目的理解不同的联系人是否不寻常？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此提问方式。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有一个行业术语叫做职责分离，这是一个最佳实践治理，这样的机构实践中非常普遍，投资决策者和账户上的授权签字人是不同的人，并且，有额外的联系人接收有关投资的信息。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翻到第 11 页，洛夫特斯女士。

问：这里说授权签字人是王雁平。类似的问题是，你看到与家族办公室的最终受益者不同的个人作为授权签字人是否不寻常？

答：这并不不寻常。

问：为什么不？

答：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是职责分离。这是更多的人监督投资，监督发生的事情，对于机构有质量的投资来说是非常典型的。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们能翻到第 29 页，对不起，第 46 页。抱歉。我们翻到第 49 页。

问：肖腾海默女士，第 49 页 HN57 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一个有效的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是王雁平的护照。

问：为什么海曼会收集这个？

答：作为 Saraca 媒体集团的授权签字人，我们需要收集这个文件作为反洗钱检查的一部分。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翻到下一页吗，洛夫特斯女士。我们翻到第 53 页。您可以把这个拿下来了。

问：肖腾海默女士，由于财富来源信息留空，您向余建明传达了什么？

答：在认购文件中许多空白项需要填写，所以我要求他完成未完成的信息。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 HN69 吗？

问：除了 Saraca 的投资，海曼还在收集 Hamilton 的投资材料吗？

答：是的。

问：HN69 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 Hamilton 提交的认购包，用于处理认购海曼香港机会离岸基金。

问：Hamilton 会获得与 Saraca 相同的附带协议吗？

答：是的，这两者是同时谈判的。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 HN71 吗，洛夫特斯女士？我们放大电子邮件的上面。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份 HN71 文件日期是 2020 年 6 月 4 日。您能看一下并告诉陪审团您发送给余建明这封邮件的目的是什么吗？

答：余建明要求对 Saraca 和 Hamilton 的认购文件进行对签。这有时是一种做法，为了让银行发送电汇，他们希望看到有一个实际的协议或交易存在。Saraca 文件中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但没有与反洗钱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签署了认购手册。

问：但是当海曼签署认购手册时，Saraca 提供了关于资金来源的信息吗？

答：是的，他们提供了。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翻到这个文件的第 31 页，洛夫特斯女士。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能读一下“简要说明认购者的主要财富来源”下面的内容吗？

答：出售子公司的股份。

问：在这个时间，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不具体知道。

芬克律师说：你可以把这个拿下来。我们可以展示 HN79，这是证据。我们放大底部的电子邮件，洛夫特斯女士。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能读一下这封 2020 年 6 月 5 日您发给余建明的电子邮件吗？

答：嗨，余建明。我很高兴地报告我们已经收到 Saraca 的 1 亿美元电汇。请尽早告知 Hamilton 的电汇情况。谢谢。

问：事实上，海曼是否收到了 Saraca 的一亿美元？

答：是的。

问：海曼后来是否收到了 Hamilton 的一百万美元？

答：是的。

问：顺便问一下，为什么您是与余建明而不是郭文贵讨论 Saraca 的投资？

答：我的理解是他管理郭先生的投资组合。

问：与管理家族办公室的人打交道是否不寻常？

答：一点也不。

芬克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展示作为证据的 HN80 吗？请放大顶部。

问：这封邮件是谁发的？

答：史蒂夫班农。

问：是发给谁的？

答：凯尔巴斯。

问：您能读一下上面写的内容吗？

答：“祝贺完成郭先生的交易。他认为你是金融界的超级明星。”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此时政府想要宣读一项协议。

法官说：请继续。

芬克律师说：这是 GX Stip 13。兹由美国和被告郭文贵同意并规定，GX SW101 到 GX SW150 证据是通过 steve@arc-ent.com 账户发送或接收的电子邮件及其附件，电子邮件上的日期即为证据上的日期。该协议由双方签署。现在，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展示标记为 GX SW107 的文件。

法官说：所以你是想让它被接纳。

芬克律师说：其中的部分，是的。

法官说：那么你是一个一个地让它被接纳？

芬克律师说：我们此时打算提供其中的两个文件。

法官说：好的。

芬克律师说：只要我找到它们。法官大人，现在政府提供 GX SW107。

法官说：没有异议，它被接纳。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异议，法官大人。

(政府证据 SW107 被接纳到证据集)

继续由检方律师 FINKEL 询问：

问：肖腾海默女士——

芬克律师说：实际上，洛夫特斯女士，您能展示那个文件吗。您快速翻看一下。我们可以回到顶部。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封邮件是谁发的，或是什么邮件地址？

答：Steve@arc-ent.com

问：发给谁的？

问：Jack Bannon 和 Sean Bannon。

问：附件的名称是什么？

答：Saraca-Bannon 咨询协议第 4 版 清洁，Word 文档。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以前见过这份文件吗？

答：没有。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翻到下一页吗？哦，对不起，洛夫特斯女士。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能读一下这封电子邮件的文本吗？

答：“Jack 这份协议打印两份给我。”

问：肖腾海默女士——

芬克律师说：您能翻到下一页吗，洛夫特斯女士。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能读一下顶部的粗体字吗？

答：本咨询协议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生效日期”）起生效，由 Saraca 媒体公司（一家在特拉华州注册成立的公司）（“郭媒体”或“公司”）和 班农战略咨询公司（“顾问”）（单独称为“当事方”，合称“当事方”）签订。考虑到所述的相互契约以及其他良好和有价值的对价，当事方达成如下协议。

芬克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您能翻到第 4 段吗？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能读一下第 4 段吗？

答：作为公司在本协议中授予服务和权利的全部补偿，公司同意支付顾问年度费用 100 万美元（咨询费），每季度支付一次（即每三个月）25 万美元，并预付，该咨询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即完全赚取。首笔 25 万美元将在签署本协议时支付。顾问有权报销因履行本协议下的服务而产生的任何公司预付费用和开支。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们可以展示给证人 GX SW108。政府提供 GX SW108。

法官说：没有异议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在等它显示在屏幕上，法官大人。。。没有异议，法官大人。

法官说：它被接纳。

（政府证据 SW108 被接纳到证据集）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发布那个吗，洛夫特斯女士。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以前见过这份文件吗？

答：没有。

问：您能读一下底部写的内容吗？2019 年 10 月 1 日？

答：下午 1:17？

问：是的。

答：“Jack 打印出这份协议的两份给我。”

问：是谁发送的？

答：史蒂夫班农。

芬克律师说：好的。如果我们可以翻到顶部，洛夫特斯女士。

问：这封邮件是 Sean Bannon 发给 Jack Bannon 抄送 史蒂夫班农 的，肖腾海默女士，您能读一下文本内容吗？

答：“两份郭合同在信封里，还有一份合同 Grace 需要您的亲笔签名。”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拿下来。

问：肖腾海默女士，对于 Saraca，最终反洗钱 KYC 检查通过了吗？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如果你能展示作为证据的 GX HN220。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认得这类电子邮件吗？

答：是的。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海曼香港机会基金的第三方管理员 Sei 的电子邮件。Sei 在他们的门户网站上设置所有授权联系人，以便访问投资者级别的文件，如 K1 税务文件或月度资本声明。

问：这封邮件是发给谁的？

答：Saraca 账户的授权签字人和联系人，王雁平。

芬克律师说：请把它拿下来。

如果我们可以展示作为证据的 HN124。

问：肖腾海默女士，您认得这份文件吗？

答：是的。

问：您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 HN124 是什么吗？

答：这是我与余建明之间的电子邮件。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电子邮件，询问卡尔巴斯是否是 Saraca 媒体集团的董事之一。所以我将这封奇怪的电子邮件复制粘贴给余建明，并说，嗨，余建明，除非您另有指示，否则我会忽略以下内容。他回复说，请忽略这封电子邮件，因为大多数是骗局。谢谢。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

问：肖腾海默女士，我想把您的注意力转向 2020 年 7 月 13 日。关于 Saraca 的投资在那天发生了什么？

答：海曼收到外部律师的电话，我们的律师说收到了一封来自 SEC 的信，要求提供关于 Saraca 在海曼香港机会基金投资的文件。

问：那位律师的名字是什么？

答：Kit Addleman。

问：Addleman 女士在哪个公司工作？

答：海博律师事务所。

问：您为什么记得特别是 2020 年 7 月 13 日这一天？

答：那是我妈妈的 70 岁生日，我本来要做晚餐。

问：您做了晚餐吗？

答：晚上 9 点左右。

问：为什么这么晚？

答：海曼内部和外部律师有很多电话。

问：关于什么一般话题？

答：关于 Saraca 在海曼基金的投资以及我们收到的文件请求。

问：SEC 向海曼请求了哪些类型的文件？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此提问方式，法官大人。

法官说：他们请求了任何文件吗？

答：他们请求了很多文件。

问：SEC 请求了哪些类型的文件？

答：我必须负责收集的文件是认购文件。

问：认购文件的——什么的？

问：Saraca 在投资香港基金、反洗钱方面采取了什么步骤？

答：在收到 SEC 的文件请求后，海曼采取了什么步骤？

答：在这时候我们由外部法律顾问提供建议，他们负责这个过程，但我记得的下一步是，我们将 Saraca 的投资分离到它自己的部分，因此它不会与其他投资者混合，所以 Saraca 保持在 B2，而其他投资者我们移动到不同的部分，然后我们从那里，1000 万美元中的 3000 万已经投资在做空港币的期权上，然后我们大约还有 7000 万仍然是现金，我们将 Saraca 的这两部分投资分开，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这 7000 万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来自 Saraca。

问：海曼的律师联系了 Saraca 吗？

答：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不正确。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显示已作为证据的 HN168。如果您能将顶部过了 Kit Addleman 部分放大。是的。

问：这封邮件的日期是什么，肖腾海默女士？

答：7月15日，星期三。

问：它的内容是什么？

答：请参见附件中的信件，需您立即关注。谢谢，Kit Addleman。

问：Addleman 女士将这封邮件发送给了谁？

答：余建明、Max K、王雁平、aaron@lmesq.com

芬克律师说：放大，接下来请看下一页。

问：肖腾海默女士，Addleman 女士为什么将这封信发送给余建明、Max Krasner、王雁平和 Aaron Mitchell？

答：我们正在试图了解 Saraca 投资的资金来源，并试图了解如何处理这一投资。

问：你能读一下这封信的第一段吗？

答：海博律师事务所代表海曼资本管理和海曼香港机会岸上基金。我们已收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 GTV 媒体集团证券发行的调查联系，该调查标题为 G 币案 (NY-10256)。因此，我们需要您立即关注并提供额外的信息。

问：在此时，2020年7月15日，肖腾海默女士，你对 GTV 媒体集团的了解是什么？

答：这是由郭文贵经营和管理的一个实体。

问：你对 G 币的了解是什么？

答：这是 GTV 发起的一个私募发行。

问：什么是私募发行？

答：私募发行是一种不在交易所上市的私人基金。

问：你能读一下下一段吗？

答：作为基金普通合伙人，在履行其持续尽职调查和遵守证券法律的过程中，海曼需要您回答以下问题：

问：你能读一下第一个问题吗？

答：Saraca 媒体集团用于投资基金的资本来源是什么？

问：读一下下一个问题。

答：基金认购协议中提到 Saraca 列出的公司主要财富来源是出售子公司的股份。这个声明指的是哪个子公司，这些股份何时被收购，何时被出售？

问：你能读一下下一个问题吗？

答：如果收益来自证券发行，发行文件中是否披露了收益的使用包括投资于基金或任何类似的私人投资工具？如果是，请提供披露文件的副本。

问：你能读一下下一个问题吗？

答：GTV 主要股票发行筹集的资金中是否有任何用于资助 Saraca 对基金的投资？

问：下一个呢？

答：对于 GTV 通过主要发行筹集的资金，这些资金存入了哪些银行，截至 2020 年 7 月 9 日这些账户的余额是多少？

问：肖腾海默女士，Saraca 媒体有没有回应这些问题？

答：没有。

问：第三个问题提到：如果收益来自证券发行，发行文件中是否披露了收益的使用包括投资于基金或任何类似的私人投资工具？你对发行文件是什么意思有何了解？

答：私募发行是投资者认购的，需要向他们提供投资基金的选择，所以会有发行文件，就像我们为海曼香港机会岸上基金提供发行文件一样。

芬克律师说：请放大，Addleman 女士，请转到下一页。

问：你能读一下第一段的第二句话吗？

答：感谢您对这件事的及时协助。如果您对这一请求有疑问，请通过下面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联系我。

问：上面写着，“然而，要继续作为基金的投资者，我们需要在 7 月 17 日星期五中部时间上午 9 点之前回答上述问题。”

答：是的。

问：这些回答被提供了吗？

答：没有。

问：海曼在发送这封信后有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我可以重新提问。

问：在发送这封信后，海曼是否收到了任何回应？

答：没有对这封信的正式回应。

问：非正式的回应呢？

答：据我所知，凯尔和余建明通过电话联系了。

问：你对这次沟通的理解是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传闻证据。

法官说：请上前一步。

(边栏会议讨论，仅有法官、双方律师)

法官说：你提取这些庭外陈述的目的是什么？

芬克律师说：所以有两个重点。一，余建明的陈述是共谋者的陈述；第二，它是为了显示听者的影响，在这里是肖腾海默女士，因为它会影响她和海曼的其他人随后对 Saraca 投资的处理。

法官说：反对无效。

(下页继续)

(在公开法庭)

法官说：驳回。你可以回答。

答：你能再重复一遍问题吗？

问：你对卡马拉珠律师说余建明告诉巴斯什么的理解是什么？

答：有一个误会，可能有一些钱是借来的，但他们会把它放回去，并继续投资海曼资本香港基金。

问：对不起？

答：海曼资本香港基金。

问：这个解释对海曼来说足够吗？

答：不够。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作为证据的 HN193 吗？

如果你能放大这个。

问：这是——这是余建明发给凯尔·巴斯的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2020 年 7 月 24 日？

答：是的。

问：你能读一下余建明告诉凯尔·巴斯的内容吗？

答：亲爱的凯尔，你好吗？Saraca 要求我通知你，他们对你们基金的投资是有效的，并且之前已经获得了你们基金的批准。Saraca 不同意任何退款，否则你们的基金可能需要承担这种退款的任何后果，包括任何经济后果。谢谢和最好的问候，余建明。

问：海曼当时是否在考虑将 Saraca 从 HHKOF 中排除？

答：是的。

问：为什么？

答：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这笔投资的资金可能不是来自 Saraca。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作为证据的 HN221 吗？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认识这个文件吗？

答：是的。

问：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这封电子邮件是什么吗？

答：这是我们的律师 Kit Addleman 发送给 Saraca 及其律师的通知，海曼作为海曼香港机会岸上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正在行使其强制撤资的权利，撤回 Saraca 媒体集团的 7000 万美元投资。

问：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什么是强制撤资吗？

答：强制赎回投资者的资金。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作为证据的 HN208 吗？

法官说：好。那么你们即将看到的这份文件——你能放大一下吗——是凯尔·巴斯发给余建明的电子邮件。它不是为了证明电子邮件中所述内容的真实性，而只是为了它对接收者的影响。

你可以继续。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是一封你在发送前审核过的电子邮件吗？

答：是的。

问：你为什么这样做？

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团队合作，在凯尔发送给余建明之前审核这封电子邮件的准确性。

问：这封电子邮件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0 年 8 月 22 日。

问：在凯尔·巴斯发送这封电子邮件给余建明之前，除了你提到的那次电话交谈外，海曼或其律师是否收到过 Kit Addleman 提出的关于 Saraca 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的任何答复？

答：没有答复。

问：你能读一下这份文件吗？

答：我？

问：是的。

答：对不起。是的。余建明，由于涉及 Saraca 投资于海曼香港基金的不幸的政府调查，我今天写信询问你对附带文件的签字，这是在 7 月 31 日发送给你和 Saraca 团队的。自从我们在七月中旬首次收到有关这笔投资的调查通知以来，我们的律师一直在与联邦当局就此事进行频繁联系，并多次与 Saraca 和 GTV 的律师沟通。基于这些讨论，海曼了解到部分 Saraca 投资资金的来源（之前未披露），海曼被迫负责任地赎回 Saraca 最初的 1 亿美元投资中的 7000 万美元。海曼不会从整个 1 亿美元投资中收取任何管理费。正如我们在信中所述，我们将保留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法律费用。在我们 8 月 3 日的最后一次电话交谈中，你确认会立即将签署的文件返回给我。至今，我还没有收到你的签名。请尽快签署并发送给我。

问：停在这里。

在这封信的这部分中，余建明说海曼被迫负责任地赎回 Saraca 最初的 1 亿美元投资中的 7000 万美元。这是什么意思，赎回？

答：这就是我们行使的强制撤资，或海曼香港机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行使的权利。在与联邦当局和 Saraca 及 GTV 的律师沟通中，显然这 7000 万美元并不是 Saraca 在认购文件中声称的资金来源。因此，我们想要从基金中撤出这笔金额并将其存入托管账户，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问：你可以继续读。

答：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关 Saraca 最初投资于海曼香港基金的 1 亿美元中的 3000 万美元。为了让 Saraca 继续投资于基金，海曼需要你和 Saraca 的律师提供关于这笔资金具体来源的声明（超出最初在认购文件中提供的内容），并且确认这笔资金没有任何问题，包括不代表 GTV 发行的资产，而是 Saraca 和郭文贵做出的合法投资。

问：停在这里。

在这里说到由 Saraca 和 Miles 做出的合法投资，Miles 是什么意思？

答：郭文贵。

问：继续。

答：此外，我们希望你或你的律师确认这部分 Saraca 投资资金的来源已经与联邦当局讨论过，并且他们不反对这部分投资继续由基金管理。自 7 月 15 日以来，我们一直在询问这些信息（律师的信也附上了），需要你或你的律师在下周末之前提供信息和声明，以便我们继续代表 Saraca 管理这笔投资。

问：继续。

答：请与郭文贵讨论并尽快回复我。我们需要在 8 月 28 日之前解决剩余的 3000 万美元投资问题。我随时可以与你讨论此事，我希望找到一个所有人（包括美国政府检察官）都同意的解决方案。

问：肖腾海默女士，联邦当局是否指示海曼发送这封电子邮件？

答：没有。

问：海曼收到这封电子邮件的回复了吗？

答：没有。

问：Saraca 是否提供了自己或其律师关于资金具体来源的声明？

答：没有。

问：是否有任何声明确认投资于海曼香港机会基金的资金没有任何问题？

答：没有。

问：是否有任何声明确认这笔资金不是来自 GTV 发行的资产？

答：据我所知，没有。

问：Saraca 或其律师是否做出任何声明，确认对著名系列的 1 亿美元投资是由 Saraca 和郭文贵做出的合法投资？

答：没有。

芬克律师说：你可以缩小它并转到下一页。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记得哪些文件是附在这封电子邮件上的？

答：Kit Addleman 在 7 月 15 日发送的信件，询问 Saraca 媒体集团投资资金的来源，还有她在 7 月 31 日发送的撤资通知。

问：撤资通知是什么意思？

答：那是我们发送给 Saraca 的信，通知他们强制撤资 7000 万美元。

芬克律师说：好的。你可以把它拿下来，洛夫特斯女士。

问：肖腾海默女士，剩下的 3000 万美元，因为它已经投资于期权，最终发生了什么？

答：为了澄清，那 3000 万美元——

问：让我这样问：Saraca 在著名系列中投资了 1 亿美元。那 1 亿美元发生了什么？

答：其中的 7000 万美元被隔离，我们将其转移到一个支线基金账户，直到建立了一个所有相关方同意的托管账户。剩下的 3000 万美元，据我们所知，可能是合法的投资。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相反。因此，我们在 2020 年 6 月将其投入工作，到 2021 年 9 月至 10 月的时间范围内清算。

问：那 3000 万美元的价值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因为这是一个资本耗尽基金，如在演示文稿中所述，这是一个基于期权的策略，随着期权到期日的临近，期权的价值大幅下降，所以那 3000 万美元的投资，在 2020 年 6 月投入使用后，15 个月后，当我们在市场上清算它时，它只值大约 38 万美元。

问：大约损失了多少钱？

答：大约 2960 万美元。

问：肖腾海默女士，当投资者投资于著名系列时，如果他们在投资六个月后或十二个月后想要提取资金，他们可以这样做吗？

答：不，他们不能。海曼香港机会基金 B 类股份没有提款权。

问：被隔离的 7000 万美元最终发生了什么？

答：它在我们的支线账户中——岸上支线账户中，存放了一年左右，在 2021 年 7 月，所有相关方没有反对将其转入以 Saraca 律师名义开的托管账户。

问：当你说相关方时，那是谁？

答：涉及的政府当局——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然后 Saraca 的律师没有反对，所以就是 Saraca。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们可以展示作为证据的政府展品 222 和——对不起，请原谅——HN222 和 HN223。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认得这些文件吗，HN222 和 223？

答：是的。

问：这些是什么？

答：这些是电汇确认书。

问：为了什么？

答：左边的是 7 月 7 日的电汇确认书，海曼香港机会岸上基金从其账户向摩根大通账户汇款，该账户名为 Morvillo Abramowitz Grand Iason 联合律师事务所。

问：这笔电汇的金额是多少？

答：6 千 9 百 33 万 1 千零壹拾玖点四八美元。

问：你对 Morvillo 的理解是什么？

答：据我所知，这是 Saraca 当时的律师。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知道海曼将 6930 万美元汇入 Morvillo 的托管账户后，发生了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问：右边的文件，HN223，那是什么？

答：这是第二笔电汇，日期是 10 月 15 日，来自海曼香港机会岸上基金。电汇来自我们的岸上支线账户，被发送到摩根大通账户，账户名为 Morvillo Abramowitz Grand Iason 联合律师事务所。金额为 3 十 8 万 2 千 5 百 5 十 8 点五八美元。

问：你知道海曼将 38.2 万美元转入 Morvillo 账户后，发生了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问：这 38.2 万美元是否代表了剩余的 3000 万美元？

答：是的，正确，是 3000 万美元的清算。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刚才提到，一旦资金投资于著名系列，投资者不能提取资金。为什么？

答：因为——这是一个行业术语，叫做期权的衰减，意思是这是一个基于期权的策略，期权的价值在投资后立即大幅损失，所以这是一个买入并持有的策略。你投资的金额是你愿意承受损失的，如果港币在这些期权的时间范围内没有在弱方范围之外交易。因此，对于每个关闭的批次，我们有一个目标日期，所有期权都到期。

问：“愿意承受损失”是什么意思？

答：这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策略，非常可能所有期权都可能到期而一文不值，港币在你投资期间的 40 年固定汇率范围内保持不变，因此所有投资者都需要准备好承受他们所投资的金额，因为这是为了对冲他们的整体投资组合或小额的机会主义风险重新定价。

芬克律师说：谢谢你，肖腾海默女士。目前没有其他问题。

法官说：交叉询问。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谢谢，法官大人。

由辩方律师卡马拉珠交叉询问：

问：早上好。

答：早上好。

问：所以你在海曼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工作已经有将近 20 年了，对吗？

答：正确。

问：你在 2005 年开始做实习生，对吗？

答：我在 2005 年在美盛集团实习，但在凯尔手下。

问：明白了，然后你在第二年开始在海曼工作？

答：是的，2006 年 4 月。

问：好的。你提到凯尔，是凯尔·巴斯，对吗？

答：是的，凯尔·巴斯。

问：好的。巴斯先生是海曼的首席投资官，对吗？

答：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

问：所以可以说他决定了基金的最终投资策略，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海曼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监管，对吗？

答：在 2020 年 6 月的事件中，海曼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的投资顾问。

问：好的，这之后有变化，对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让我们暂时专注于当时的情况。你提到那时海曼只能接受某些类型的投资者的钱，对吗？

答：正确。

问：基本上是合格的购买者，对吗？

答：是的。当时我们只提供 3(c)(7)基金。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给出的合格投资者定义，基本上是关于投资者的收入水平或资产，对吗？

答：具体来说，合格购买者需要有 500 万美元的可交易证券。

问：好的，合格投资者也是类似的概念，对吗？

答：正确，类似的门槛但较低。

问：明白了。只需要较少的资产，对吗？

答：正确。

问：现在海曼的一些基金至少有一个最低投资金额，对吗？

答：是的，有一个声明的最低限额。

问：所以对于著名基金来说，我认为大约是 25000 美元，对吗？

答：对于在岸联接基金，是的。

问：好的，谢谢。你得向我解释在岸和离岸，但目前是说在岸基金，对吗？所以可以说合格投资者标准和最低投资标准之间有区别，对吗？

答：我们不管理任何(3)(c)(1)基金或合格投资者基金。

问：好的。那我们就说合格购买者，好吗？

答：正确。

问：合格购买者和最低投资额之间有区别，对吗？

答：正确，那是两个独立的东西。

问：对。合格购买者是关于投资者的资质，对吗？

答：正确。

问：而最低投资额是关于投资的资质，对吗？基本上是金额。

芬克律师说：反对此提问方式。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最低——最低金额门槛是关于投资金额的，对吗？

答：是的，由普通合伙人设定。

问：在某些情况下，最低投资金额可以被豁免，对吗？

答：是的。

问：但合格购买者门槛不能被豁免，对吗？

答：除非你是知情员工。

问：对。

答：在海曼工作。所以这是其中之一，但对于外部投资者，没有例外，必须是合格购买者。

问：明白了。我想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海曼通过潜在投资者的陈述来了解他们是否是合格购买者，对吗？

答：如果是我们不认识的反向调查进来的人，是的。如果是芝加哥大学，我可以在他们网站上查到他们管理 90 亿美元的资产，那就不需要。

问：对。但你提到的验证，海曼没有义务这么做，对吗？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好的，我重新措辞。也许会更好。海曼不需要确认合格购买者声明的准确性，对吗？

答：一旦声明作出，我们不需要查看银行对账单或进一步的验证。

问：好的。所以对 Saraca 来说，也和其他任何投资者一样，对吗？

答：关于附属文件吗？

问：是的，在做出投资时。

答：是的，我们接受附属文件上的声明。

问：所以作为你们的——我称之为资格认证过程，可以吗？

答：好的。

问：所以在 Saraca 的资格认证过程中，海曼从未要求任何银行账户对账单，对吗？

答：正确。

问：从未要求任何净资产声明，对吗？

答：正确。

问：没有资产清单，对吗？

答：不需要。

问：好的，不需要，所以你没有向余先生索要任何这些东西，对吗？

答：正确。

问：从你第一次获得余先生的合格购买者声明到资金到账的整个过程中都是这样，对吗？

答：你能再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我只是想了解在这段时间内——

答：你是说几天吗？

问：是的，无论是几天，对吗？

答：对。

问：但在这个期间，从合格购买者陈述作出到资金到账之间的任何时间，你都没有要求 Saraca 的银行对账单或任何确认，对吗？

答：正确。

问：你不需要这样做，对吗？

答：是的。

问：你之前提到你在法庭上认出郭先生，对吗？

答：据我的记忆，我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问：没关系。你第一次在德克萨斯州见到他，对吗？

答：我见过郭先生——是的，我在德克萨斯见过一次郭文贵。

问：好的。他见到你时很友好吗？

答：非常友好。

问：平易近人吗？

答：非常。

问：他是去和巴斯先生做一个采访，对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那个采访是预先安排好的吗？

答：是的。Reel Vision 团队在那里录制，是计划好的。

问：好的。是在机场机库里进行的，对吗？

答：是的。

问：因为有安全问题，所以在机库里进行，对吗？

答：据我所知，不是。

问：你知道为什么在机库里进行吗？

答：具体原因我不清楚。

问：那个采访发生了，对吗？是一个 Reel Vision 采访？

答：是的。

问：你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都在场吗？

答：是的。

问：在直接询问中，他们请你解释了一些巴斯先生和郭先生谈论的事情，对吗？

答：是的。

问：对。检察官播放了一些片段，问你对那些片段的看法，对吗？

答：是的，最终播出的采访。为了澄清，有一个完整的拍摄团队，我在镜头外，所以不是采访中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能听到。我是在采访发布后观看的。

问：哦，明白了。所以你是采访发布后才看到完整的采访，对吗？

答：是的，正确。

问：好的。那些片段是芬克律师请你解释的，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么可以说在那个采访中，郭先生的英语不是很流利，对吗？

答：正确。他带了一位翻译。

问：对。他甚至开玩笑说试图使用他称之为“中式英语”的东西，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那个笑话。

问：你说他带了一位翻译。那是余先生，对吗？

答：是的。

问：而余先生确实在时不时地进行翻译，对吗？

答：和我记忆的一样，对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尽管有语言障碍，他们还是讨论了一些中国经济的某些方面，对吗？

答：是的。

问：在采访中显示了一张图表，你记得吗？

答：是的。

问：你说那张图表是郭先生的团队提供的，对吗？

答：是的。

问：是谁在郭先生的团队中提供了那张图表？

答：图表是提供给凯尔的，所以我——我不知道。

问：好的。所以你没有任何个人知识表明是郭先生的团队提交给巴斯先生的，对吗？

答：正确。

问：但是你确实提到，之后海曼确实在其演示文稿中包含了那张图表，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一个投资者演示文稿，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海曼对图表中的信息足够放心，向其潜在投资者披露，对吗？

答：是的，注明了来源是郭媒体。

问：所以你列出的来源是郭媒体，对吗？

答：这是我的记忆。

问：好的。但如果你认为这些数字完全是假的，你不会发给你的投资者，对吗？

答：正确。

问：你还提到海曼从事的是——

我认为你称之为事件驱动的投资策略，对吗？

答：全球事件驱动投资，是的。

问：好的。我认为在回答法官的问题时，你给了一个货币贬值的例子，对吗？

答：那会是一个催化剂或事件，是的。

问：那么可以说，基本上是围绕基金认为是重大事件的东西进行投资，对吗？

答：我不知道“重大”这个词是否总是合适，但就是一个事件。

问：好的。基金认为值得围绕进行交易的事件，对吗？

答：你说的基金是指哪个基金？

问：我是指海曼。

答：海曼，是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重读一下吗，否则我会说错。

法官说：继续。

(记录重读)

答：所以我们会投资与事件驱动题材相关的证券，是的。

问：好的。所以对应的事件可能发生在美国也可能在国外，海曼都做，对吗？

答：它关注全球。我们关注全球。

问：但是海曼也曾基于美国的事件进行投资，对吗？

答：是的。

问：例如，2008年，海曼基于次贷市场进行了一次投资，对吗？

答：正确。

问：本质上，你是认为市场会下跌，对吗？

答：是的。

芬克律师说：反对相关性和范围。

法官说：请上前一步。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听到)

法官说：你为什么问2008年次贷危机的事？

卡马拉珠律师说：哦，我只是想解释一下什么是事件驱动的投资理论，他们现在在针对港币进行操作。我没有更多关于这个问题的问题，也不打算深入探讨2008年的次贷危机。这就是全部。

法官说：好的，我允许这个问题。

芬克律师说：法官，如果可以的话。

法官说：请说。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辩方律师已经问得够多了。2008年的投资是基于会发生住房危机的预期，也就是说海曼在住房危机中获利。2008年的事件离当前相关事件已经有12年了，他们已经提到他们进行了国内投资，这很相关，我没有反对那个问题。继续深入探讨住房市场的投资显然是为了把海曼描绘成负面的形象，因为他们在住房危机中投资，这与本案无关，所以我请求维持反对意见。需要提及的已经提到了，不应该再进一步探讨，因为这对陪审团没有任何适当的作用。

法官说：我不同意。我认为给出过去投资的例子是合适的。所以反对无效。

(继续下一页)

(在公开法庭)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卡马拉珠律师说：你介意把问题重读一下吗？

(记录重读)

卡马拉珠律师说：在直接询问中，你花了一些时间谈论著名基金，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目前不深入细节，触发著名基金的事件与港币有关，对吗？

答：是的。

问：具体来说，港币与美元的挂钩会在某个时候断开，对吗？

答：在弱方，是的。

问：对。在弱方，因为如果挂钩断开，基金会亏钱，对吗？

答：正确。

问：我记得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对吗？

答：是的。

问：有时称为——

答：HKMA。

问：是的，谢谢。它在维持挂钩方面起作用，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它保持美元储备，对吗？

答：它在资产负债表上持有美元，是的。

问：好的。如果我理解你的证词——请纠正我是否错了，但——香港金融管理局可以使用这些储备来维持挂钩，对吗？

答：超额储备，是的。

问：好的。挂钩的整个概念是将港币与美元绑定在一个范围内，对吗？

答：是的。

问：我记得你提到，如果香港金融管理局用完了它的超额储备，那么这可能导致挂钩断开，对吗？

答：有可能。

问：很可能导致挂钩断开，对吗？

答：是的。

问：你记得在直接询问中提到巴斯先生在 Reel Vision 采访中表达了 HKMA 已经花掉 78% 的超额储备的观点吗？

答：是的。

问：我记得你还提到，如果挂钩断开——我相信这是你的措辞——市场会“揭穿”香港，对吗？

答：市场可能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实际上用完储备之前就揭穿香港，预期他们会用完。

问：对。所以基本上对他们可能会用完的恐惧会导致市场揭穿香港。

答：可能导致港币在挂钩范围之外交易，即使在 HKMA 正式用完储备之前。

问：明白了。试着用通俗的说法解释，“揭穿市场”是说对香港经济失去信心，对吗？

答：对港币与美元挂钩的信心丧失。

问：对。对。所以为了记录清楚，这里的信心丧失是特指港币的。

答：港币维持挂钩的能力。

问：我记得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海曼的观点是，当 HHKOF（海曼香港机会基金）成立时，挂钩已经不再有意义，对吗？

答：正确。

问：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会断开，对吗？

答：很可能会断开，是的。

问：好的。这就是投资理论，对吗？

答：正确。或者更广泛地说，期权的定价是错误的，太便宜了。

问：对。我不是专家，我会试着说，但基本上是在那个价格买入期权是有经济意义的，对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我反对评论。应该只是对证人的提问。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你能再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在那个时间点上，以那个价格买入期权是有经济意义的。

答：这取决于你的投资目标是什么，你的投资组合中有什么样的风险敞口，但作为一个事件驱动、全球事件驱动的投资者的投资者，这对凯尔和海曼的投资工具来说，是有意义的投资策略，是一个错误定价的策略。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我不知道你是否打算现在休息午餐还是让我继续。这由你决定。

法官说：现在是 11:29，我们将休息。记住你们不允许在自己之间或与任何人讨论此案。不要允许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此案。还要记住，不允许通过任何方式对案件进行任何研究，不允许阅读任何关于此案的新闻报道。中午准备好回到法庭。

书记员：陪审团退庭。

法官说：你可以下去。记住不要讨论案件。

证人说：是的，法官大人。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在我们中午回来之前，双方还有什么事吗？哦，证人需要出去。

芬克律师说：政府没有。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也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好的。

(午餐休息)

下午环节

12:00 P.M.

法官说：请把证人带回来，陪审团也请进来。

(陪审团在场)

法官说：请坐。请记住你仍在宣誓之下。

证人说：是的。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交叉询问。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卡马拉珠律师说：肖腾海默女士，我想当我们暂停时，我们在谈论港币挂钩，

对吗？

答：是的。

问：顺便问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叫做“挂钩”吗？

答：技术上讲，港币是与美元绑定的。我不知道这个词的起源——

法官说：请稍等。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不起，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再问一遍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当然。

问：我想你刚才回答的是你知道为什么叫做“挂钩”吗？

答：我的回答是港币与美元绑定，这意味着它在一个范围内交易，而不是挂钩。我不知道“挂钩”这个词的起源。

问：好的。但它通常被称为——而你在直接询问中也谈到了——挂钩，对吗？这是我们使用的词语？

答：是的。

问：好的。在我们暂停之前，我们在讨论挂钩可能断开，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海曼认为挂钩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断开，对吗？或者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断开？

答：断开到弱方，是的。

问：好的。但海曼的观点不是说这个断开会立即发生，对吗？

答：对于一个 40 年的挂钩，脱钩时间很难预测。

问：对。例如，2020 年 6 月，著名基金关闭，对吗？

答：它在 2020 年 6 月首次关闭。

问：好的，那是第一次关闭？

答：第一次关闭是在 6 月 1 日。

问：海曼并没有预期挂钩会在 2020 年 7 月 4 日前断开，对吗？

答：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我很难回忆，但我知道第一批和第二批次的初次关闭是在 2020 年 6 月 1 日和 6 月 8 日，我们购买的期权在 2021 年底到期。所以我们大概给了自己大约一年半的时间。

问：好的。你介意解释一下你刚才用的“期权”和“跑道”这两个概念是如何结合的吗？

答：好的。在著名系列中，我们购买了港币在范围外的期权。基本上，这是一个美元的看涨期权和港币的看跌期权，意味着我们做多美元，做空港币。期权价格是 7.85 美元，意味着一旦港币在弱方交易范围外，这个期权就会生效或触发。所以 7.86 美元、7.87 美元，突然间，那个期权就生效了。“跑道”这个词在我看来是我们给了自己大约 18 个月，或者说 17 个月——抱歉，大约 19 个月的时间，让这个理论通过我们为 B1 和 B2 批次购买的期权来实现。

问：大致而言，这个理论设想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对吗？让我换个问题。

答：好的。

问：这个理论设想这可能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的过程？

答：我记得这个交易是设定了 19 个月的期限。我记得我们想要在小心和及时的方式下将资金投资于期权中。我不太能准确回忆你具体的问题。我们希望尽早设立并定位好，以便能完全投资，以捕捉港币的任何潜在波动。

问：明白了。让我换个方式问。让我问一个更好的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能调取一个东西吗，我相信应该是在证据 GX HN-27 中，请翻到第 2 页。

问：我相信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过这个，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著名基金的资料，是这样说吗？

答：是的。

问：好的。所谓的“资料”就是指演示，对吗？

答：这是 2020 年 5 月的初始投资者演示；正确。

问：这是发给投资者，让他们了解基金的一些情况的？

答：在 2020 年 5 月，有一些迭代和更新。

问：当然。暂时只说 2020 年 5 月的这个版本。

卡马拉珠律师说：请翻到第 35 页。

问：你看到第二个要点写着“目标是大约 12 到 14 个月的平均有效期限”吗？

答：是的。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这是指初始投资组合或关闭期权的平均到期时间。所以当你在不同时间段购买期权时，我们不能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一個期权上。所以在6月、7月和可能8月购买期权时，我认为这是低估了，以希望我们能超额完成12到14个月的有效期限。我试图回忆我们是否在购买一年的期权。我认为是对的。好的。让我重新开始。

问：慢慢来。继续。

答：我们专注于为B类股份购买一年期的期权。所以当我们在6月购买期权时，它们会在下一年的6月到期；我们在7月购买期权，它们会在下一年的7月到期；8月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会保留一些现金，以便在2020年12月购买一些期权，最后的到期时间是2021年12月。目标是让所有期权在2021年12月到期。投资组合的有效期限，即任何时候期权的平均期限，会在12到14个月之间。

问：明白了。所以可以说海曼直到2021年12月才知道这个特定批次是否正确？

答：正确。因为目标是购买在2021年12月底到期的期权，我们直到知道所有期权是否一文不值之前，都不能完全知道是否错了。

问：所以即使在那段时间内亏了钱，投资理论在那时也不会被证明是错的，对吗？

答：正确。

问：我记得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策略的时间窗口是12到24个月或类似范围，对吗？

答：是的。这取决于我们这些批次关闭的时间；但，历史上，这些批次的期限是12到24个月。

问：事实上，HHKOF现在仍然存在，对吗？

答：A股和B类股份都有——B类股份仍然有批次。

问：所以海曼今天仍然在使用相同或至少类似的投资理论？

答：是的。

问：好的。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回到第2页。

问：这里再次描绘的是谁？

答：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叫习近平。

问：谢谢。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断你。他在做什么？

答：他在吹散香港旗上的花瓣。

问：好的。这是在向潜在投资者宣传的材料中，对吗？

答：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请翻到第 29 页。

问：这张幻灯片的标题是什么？

答：“投资者上一次担心香港的中国法律时。”

问：这张幻灯片描绘了什么？

答：这张幻灯片描绘了港币在 1981 年至 1983 年间的相当大的贬值。

问：明白了。这个标题的目的是传达什么？

答：我相信大约在 1983 年，英国宣布他们将——香港曾是英国的领土，缺乏更好的术语。英国宣布他们将在 1997 年左右将香港交还给中国。我认为在 80 年代初期有一个这样的宣布，即那个时候它将回归中国。所以当投资者最后一次担心香港的中国法律是在这个宣布期间，大约在这个时间，挂钩被引入，以稳定货币，这是我最好的记忆。

问：明白了。

卡马拉珠律师说：请翻到第 26 页。

问：你能读一下这张幻灯片的标题吗？

答：“北京联络办公室在 2020 年 5 月 2 日划下界线。”

问：你能读一下第一个要点吗？

答：“星期六，北京的香港联络办公室警告说，如果激进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再次带来混乱和暴力，这个城市将没有未来，当时需要团结一致对抗冠状病毒危机。”

问：这个要点的目的是向投资者传达什么？

答：鉴于这个演示文稿已经有三年了，我们不再在我们的资料中使用它，所以我不太清楚。

问：好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请翻到第 31 页。

问：你看到标题“挂钩是为了打破——阿根廷”吗？

答：是的。

问：在资料中包含这个幻灯片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记不起来了。

问：好的。这份资料的目的是给潜在投资者一些投资的感觉，对吗？

答：这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向投资者传达我们的理论。

问：对。你想向投资者展示一些为什么这个理论可能有效的证据，对吗？

答：是的。

问：对。你想让投资者确信这不是一个半成品的投资理论，对吗？

答：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

问：这个幻灯片描绘了另一个国家的挂钩被打破的时间，对吗？

答：今天在这里，我不记得阿根廷挂钩的是谁，所以很难讨论这个幻灯片。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请翻到第 34 页。

问：这里描绘了什么？

答：这是一条龙咬住香港，一把伞上写着“民主”。这是中国在打压香港的民主制度。

问：伞是黄色的有什么意义吗？

答：对我来说没有。

问：除了这个演示文稿，投资者还会收到一个叫做招股说明书的东西，对吗？

答：一般是的。我们称之为保密——我们称之为私募协议。

问：好的。我们可以叫它那样。像 PPM？

答：PPM。

问：PPM？好的，我们用这个。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能调出政府证物 29 吗？谢谢。

问：好的。让我们从第一页开始。我想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过这个。

答：是的。

问：所以这是你发送的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是发送给潜在投资者的，对吗？

答：是的，表明他们对 B 类股份结算感兴趣。

问：你发送的文件之一是 HHKOF 的 PPM，对吗？

答：是的，保密发行备忘录。

问：明白了。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PDF 的第 197 页吗？

问：好的。所以这是我们称之为 PPM 的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或者如果正确的术语是保密发行，我也可以——

答：有些基金称之为 PPM。这显然是一个保密发行备忘录。

问：好的。所以这个备忘录是为了向投资者传达更多关于潜在投资的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它包含了多个不同的部分，对吗？

答：是的。

问：编制这样的文件需要大量的工作，对吗？

答：是的。

问：巴斯先生也对其进行了贡献，对吗？

答：对于这个特定的发行备忘录，我不能说他有参与。

问：好的。我们暂时不谈这个特定的备忘录。只是谈谈在海曼的流程。

答：好的。

问：你能告诉我——你在编制一个新的批次。编写保密发行备忘录的流程是什么？

答：所以这是在基金层面进行的。这是在著名系列关闭之前存在的——最初在 6 月 1 日关闭。

因此，最初的香港机会在岸基金保密备忘录是在 2017 年 1 月设立的；它为额外的 B 类股份进行了修订，这就是为什么它是 2020 年 5 月的。我们之前有一个基金是一个特定货币的基金，我们

以那个基金为基础做了香港策略。有很多人提供了意见并帮助律师整理草案。我不能证明凯尔是否参与了这个过程。

问：好的。那就行了。有很多海曼的人参与了？

答：是的。

问：有律师参与吗？

答：投资专业人士。

问：明白了。好的。所以他们一起工作编写了保密发行备忘录，对吗？

答：是的。

问：这些文件涵盖了很多不同的话题，对吗？

答：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198 页吗？

问：这个标题是“合伙目录”，对吗？什么是合伙目录？

答：我认为它是列出所有参与的不同各方和代表合伙的第三方。

问：明白了。我记得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有一个名为 SEI 的管理员，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这是反映在这里的实体？

答：这是我们作为管理员的第三方管理员。

问：明白了。你看到两个标题下有一个叫审计师的？

答：是的。

问：那里列出了一家公司吗？

答：德勤。

问：什么是审计师？

答：审计师是一种第三方服务，每年对基金进行审计。他们代表合伙企业向其基础投资者提供审计财务报告。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224 页吗？

问：好的。这部分的标题是“投资计划”，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有一个标题是“投资目标和策略”？

答：是的。

问：这一部分的内容——一般来说，这部分是用来传达什么的？

答：这是在描述基金的投资理论。

问：好的。所以基本上是投资策略？

答：是的。

问：好的。目的是向投资者更详细地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吗？

答：作为发行的一部分，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第 235 页吗？

问：你看到标题“某些风险因素”吗？

答：是的。

问：这一部分是用来传达什么的？

答：概述投资基金的风险因素。

问：第一个风险因素，好像是说市场和投资风险，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一种特定类型的风险吗？让我撤回并这样问：这是 PPM 传达的风险之一吗？

答：是的，概述了。

问：这里概述了投资东亚国家证券的具体风险，对吗？这是第二个加粗部分。

答：是的，这是其中之一。

问：好的。别担心，我不会让你读完整个内容。但一般来说，这是针对投资东亚证券的风险？

答：这强调了亚洲可能比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风险更高。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只给证人、各方和法庭展示 GX SM-08 吗？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认得这个文件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抱歉。我们可以回到第一页吗？

答：是的。

问：这是什么？

答：这是著名系列或 B 类股份的保密发行备忘录的补充。

问：好的。因此，可以说这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文件的补充内容？

答：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让我这次把话说清楚。辩方提出政府证据 SM-08。

芬克律师说：我可以问辩方律师一个问题吗？

法官说：好的。

(律师商议)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请上前。

(继续下一页)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听到)

法官说：这个附录与被告的投资有关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同一个基金，法官大人。这只是一个补充，涵盖了它。我展示它的唯一目的是表明有一个补充，它基本上与之前的文件相同。

法官说：那么问题是什么？

芬克律师说：我问辩方律师的问题是，谁看过这个文件？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因此，我看不出它的相关性。如果引入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对郭先生或余先生的影响，那么如果没有人看到它，就没有影响。当然，他可以问问题，证明这是一个补充，这没问题。但引入一个可能被被告看到也可能没被看到的文件没有相关的目的。

法官说：根据她的证词，我假设这些文件在投资前是提供给他们。

芬克律师说：也许是这样。但我问过律师是否有任何相关人士看过，他说没有。这就是我反对的原因。

卡马拉珠律师说：不，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问过证人这个问题。但这只是——这只是完成记录。这是他们提供的文件。我不会说郭先生具体看过这个文件。只是完成记录——

法官说：那好。反对无效。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甚至没有——明白了。

法官说：你质疑它的真实性吗？

芬克律师说：我不质疑真实性，法官大人。我正准备补充我的同事说的话。当我开始说话时，我听到了法官的裁定，所以我没有再说什么。我道歉。

法官说：好的。

(继续下一页)

(在公开法庭)

法官说：反对无效。

(政府证据 SM-08 被接纳为证据)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将其展示给陪审团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个文件——你之前有提到过补充文件，对吗？对不起，让我更具体一点。PPM 的补充文件，对吗？

答：我不记得了。我是说，这个文件就是 PPM 的补充。

问：好的。这个是著名基金 PPM 的补充文件？

答：你之前给我看的 PPM 是整个香港基金的。

问：好的。

答：我的意思是整个香港——我相信你给我看的是在岸保密备忘录。

问：好的。

答：你现在给我看的这是离岸海曼香港备忘录的补充。

问：好的。

答：所以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补充，对你所说的——

问：我明白了。

答：好的。

问：我明白。因为海曼有两种不同的投资方式，对吗？

答：有一个在岸联接基金和一个离岸联接基金。

问：明白了。

它们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对吗？

答：不同的陈述。如果你是非——如果你是非——如果你是免税的美国或离岸个人投资于离岸基金。

问：对。因为如果你通过在岸投资，你需要缴纳美国税款？

答：是的，你会收到 K-1 表。

问：那个 K-1 表不仅发给投资者，也发给美国国税局，对吗？

答：我不知道。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撤下这个文件。

问：你第一次见到余先生是在 2018 年的达拉斯，对吗？

答：余建明？

问：是的。

答：我在 2018 年 10 月在达拉斯见过他。

问：好的。从那以后直到 2020 年 5 月你没有再与他有过联系，对吗？

答：他来办公室见过凯尔。我没有参加会议，但在他离开时再次介绍给我。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在 2018 年 10 月到 2020 年 5 月之间的某个时候。我不能确切记得。

问：好的。那是在你最初见到他的时候还是更接近 2020 年 5 月？

答：我真的记不清了。

问：好的。但你没有参加那个会议，对吗？

答：我没有参加那个会议。

问：所以你不知道会议讨论了什么。除了他来办公室那次之外，你没有与他有过其他接触，对吗？

答：据我所记得没有。

问：好的。所以在那段时间里你没有向他发送任何关于香港基金的信息，对吗？

答：据我记得没有。

问：你第一次听说余先生有投资兴趣是从巴斯先生那里，对吗？

答：正确。

问：那是在 2020 年 5 月，对吗？

答：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调出作为政府证据 HN-27 的文件吗？

问：好的。你在巴斯先生告诉你与余先生的谈话后发送了这封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你看到发送时间了吗？

答：是的。

问：好的。上面写着是在星期六凌晨 1 点发送的，对吗？

答：是的。

问：你认为这是实际发送的时间吗？

答：我认为余建明在伦敦，所以可能是伦敦时间凌晨 1 点。我不认为是美国时间凌晨 1 点发送的，但可能有时我会在奇怪的时间工作，但我不记得了。

问：嗯，你确实说过这次投资有些紧迫，对吗？

答：是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在星期六发送的原因。

问：对。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紧迫性吗？

答：香港基金 B 类股份的起源来自一个现有投资者的反向询问，实际上是我们旗舰基金中最大的投资者。他们希望在 6 月 1 日快速完成交易。

问：所以可以说此时资金到账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对吗？

答：要参与第一次结算，是的。时间是由另一位投资者之前设定的。

问：巴斯先生也很急于完成这次投资，对吗？

答：我会说凯尔对时间很敏感，因为当前市场定价有一个很好的风险回报。

法官说：你能解释一下“反向询问”是什么意思吗？

证人说：是的。我们的一位现有投资者问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资本耗尽的工具。所以这是应一位投资者的要求创建一个资本耗尽或将 100% 资本投入期权策略的独立股类别。

法官说：继续。

卡马拉珠律师说：所以巴斯先生急于完成这笔交易是有市场原因的，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而且基金的一大投资者也希望尽快完成这笔交易，对吗？

答：这是一个独立的基金，我们的旗舰基金；但，是的，这是他们的要求。

问：好的。然后余先生出现说 Saraca 想投资 1 亿美元，对吗？

答：我认为最初的谈话并不一定是 Saraca，但郭文贵对这个新的香港理论结构有兴趣。

问：好的。但这笔投资真的很大，对吗？

答：Saraca 的投资吗？

问：是的，提议的投资，它很大？

答：1 亿美元的投资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问：对。

卡马拉珠律师说：祝你健康。

法官说：谢谢。

问：这会为基金带来可观的费用，对吗？

答：如果港币大幅贬值，这会为公司带来可观的费用。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证据 HN-27，我认为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第 37 页吗？

问：好的。我想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过这一点。但你看到上面写着“管理费”吗？

答：是的。

问：好的。无论投资理论是否成功，管理费都会支付给海曼，对吗？

答：那是对的。

问：基本上，一旦投资进来，管理费就应支付，对吗？

答：是的。

问：而且是投资者支付给海曼，对吗？

答：是的，管理资本。

问：对。这在对冲基金行业是标准做法，对吗？

答：是的。

问：这对海曼或其他任何人来说都不寻常；管理费是标准的，对吗？

答：标准的对冲基金费用，是的。

问：所以 1 亿美元的投资按 2% 计算，会有 200 万美元的管理费，对吗？

答：是的。

问：然后我想你所指的是如果赌注成功了，基金可能会赚得更多，对吗？

答：正确。

问：那就是这里提到的业绩分成，对吗？

答：是的。

问：在 2020 年那时，我相信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海曼管理着大约 4 亿美元的资产，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其管理的资产规模，对吗？

答：正确。

问：事实上，进入著名基金的结算期，在 4 月或 5 月期间，大约是 4 亿美元，对吗？

答：可能少一点，像 3 亿多一点。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证据 HN-29 吗？

法官说：你是指总管理资产吗？

证人说：整个公司，在 2020 年初是 4 亿；年中，像 5 月左右，我相信是 3 亿多一点。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证据 29 吗？首先，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下。

卡马拉珠律师问：好的。肖腾海默女士，你看到附件了吗？我特别指的是倒数第二个。

答：ADV 表？

问：是的。你看到那个了吗？

答：看到了。

问：你知道 ADV 表是什么吗？

答：知道。这是 SEC 注册投资顾问公司需要提交的文件。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这个文件的第 315 页吗？

问：好的。这是 ADV 表手册吗？

答：是的，截至 3 月 30 日。

问：所以这是在著名基金 6 月 1 日结算前提交的最后一份 ADV 表，对吗？

答：我理解这是年度提交的文件。

问：好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第 318 页吗？

问：好的。你看到顶部写着项目 4，顾问业务吗？你能读一下那段的最后一句话吗？

答：“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海曼管理约 4.32 亿美元的资产，代表其客户以全权委托方式管理。”

问：好的。所以到 2020 年春天，这个数字有所下降，对吗？

答：据我记忆，是的。

问：好的。所以 1 亿美元可能占基金管理资产的 25% 以上，对吗？

答：我们在6月1日结算了近4000万美元。但，是的，大约占管理资产的20%左右。

问：相当大的一部分。

答：少数。

问：当然。当然。但下一个最大的投资者投入了大约3000万到4000万美元，对吗？

答：专门针对香港基金？

问：是的。

答：我记得当时大约是5000万。

问：好的。所以这几乎是那笔投资的两倍，对吗？

答：是的。

问：可以说，当金额变大时，巴斯先生的参与就更重要了？

答：在什么方面？

问：比如，如果有特别高净值的个人计划投资，巴斯先生可能會有更多的面对面交流——。巴斯先生可能會有更多的接触，对吗？

答：不一定。

问：但有时会发生，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已经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在这个案例中，巴斯先生是告诉你余先生的事情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据你所知，巴斯先生与余先生有直接的沟通，对吗？

答：这是我的理解。

问：他通过电话与他交谈，对吗？

答：这是我的理解。

问：你没有通过电话与余先生交谈，对吗？

答：我没有。

问：有时余先生对你的一些询问回应较慢，对吗？

答：针对我个人的询问？

问：或者基金的询问。好吧，我们说你的询问。我们先说你的询问。

答：我特别记得在余先生要求附属文件后，我曾多次联系他，询问投资实体的名称，以便与我的第三方律师进行冲突审查。这是我记得唯一一次我需要多次跟进才能得到回应。

问：哦，抱歉，我不是故意打断你。

答：但这是在几天内。

问：好的。那时巴斯先生也试图跟进余先生吗？

答：是的。我让凯尔下次与余建明通话时，我们需要这些名称以进行冲突审查。

问：因为巴斯先生与余先生有更直接的联系，对吗？

答：只是希望先与他交谈的人能够收集名称，以便我们进行冲突审查。

问：最初是巴斯先生给了你将要投资的公司的名称，对吗？

答：通过短信。

问：对。我们在直接询问中看过那条短信，对吗？

答：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调出政府证据 HN-33 吗？

问：这是那条短信，对吗？

答：是的。

问：你看到顶部写着“因为时间紧迫”吗？

答：是的。

问：你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答：有一次他们试图在 6 月 1 日与我们旗舰基金的另一位反向询问投资者一起投资。

问：这条短信是 5 月 26 日发送的，对吗？

答：在 6 月 1 日结算前。某个时候显然他们不会赶上这个截止日期，所以我们设定了一个他们首选的时间。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往下滚动一点。

问：然后你告诉巴斯先生你会发送反洗钱要求给余建明，对吗？

答：是的。

问：他怎么回应？

答：“好的。让我们加快一切进程。谢谢。记住，他现在在睡觉。所以你不会马上收到回复，直到明天。”

问：你理解巴斯先生说“让我们加快一切进程”是什么意思？

答：在我要求反洗钱要求的回应中，我们希望提前批准反洗钱要求，以免延误他们的投资。

问：有时反洗钱过程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对吗？

答：根据投资实体的复杂程度，是的。

问：对。我记得你在直接询问中描述过一个深入调查的过程，对吗？

答：是的。

问：所以深入调查有时很简单，对吗？

答：有时很简单。

问：有时可能会非常复杂，对吗？

答：可能会非常复杂。

问：那么是什么使深入调查特别复杂？

答：当一个实体由多个实体拥有时。

问：对不起，你能解释一下你的意思吗？

答：当一个实体不是由个人拥有，而是由其他独立实体拥有时。所以你可能有 A 实体由 B、C、D 实体拥有，你必须深入调查这些不同的实体，直到找到一个实际的人来进行反洗钱检查。

问：明白了。因为你需要具体的人来进行反洗钱检查，对吗？

答：正确。任何拥有实体超过 20% 的人都被视为受益所有人，需要进行反洗钱检查。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回到政府证据 HN-37 一下吗？

好的。还没有进入证据？那就撤下陪审团。我抱歉，我以为你已经提交了。我可以只展示给证人、法庭和各方吗？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认得这个文件吗？

答：一秒钟。

问：哦，是的，请慢慢来。

答：是的。我熟悉这封邮件。

问：好的。这是一封邮件链，对吗？

答：是的。

问：它以你和余先生之间的邮件开始，对吗？

答：是的。

问：巴斯先生在这些邮件中抄送了，对吗？

答：是的。

问：这些邮件的时间大约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对吗？

答：是的，先生。

问：它涉及余先生寻求的附属文件，对吗？

答：正确。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辩方提出政府证据 HN-37。

芬克律师说：反对。传闻证据。

法官说：请上前一步。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听到)

法官说：所以余先生发给肖腾海默女士的第一封邮件涉及他们在谈判的条款，对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我引入邮件的唯一目的是展示巴斯先生让肖腾海默女士打电话给他讨论附属文件。我不是为了证明任何底层材料的真实性，只是说巴斯先生让肖腾海默女士打电话，这是我们昨天谈到的例外之一，我相信，是一个指示或方向。

芬克律师说：他当然可以问问题，比如巴斯先生是否通过电话联系你讨论什么，或者回应余先生的询问。但辩方不能引入巴斯先生、肖腾海默女士和余先生的声明的文件。我们基于这个理由反对。这不是为了——每次有传闻证据反对，我理解。显然，正如费尔根森先生昨天提到的，这些事情的细节是关键。有解释说这是为了展示心态或事实，但在这个特定案例中我

们不同意。我不反对问题，例如你是否在回应余先生的询问时通过电话与巴斯先生交谈。这没问题。但这个文件是传闻证据，政府反对。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个文件传闻证据的依据是什么？

芬克律师说：这是一个没有作证的第三方声明。也是共谋者的声明，根据规则他们不能引入。这是依据。

法官说：所以你有余先生发给肖腾海默女士，然后肖腾海默女士发给凯尔·巴斯。她当然可以认证她的电子邮件。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只打算问她顶部的电子邮件。我认为他们已经引入了关于这个主题的肖腾海默女士和余先生之间的电子邮件。所以我们不——

法官说：你不打算引入余先生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你需要那个只是为了解释电话的内容。你知道，我可以当然混淆证人，提供一个活跃的版本，让她不知道电话的实质内容。但我们不是为了谈判的条款而引入。我会问她那个问题。但我真正要问的是巴斯

先生让肖腾海默女士打电话讨论余先生想要谈判的条款。这不是为了证明真实性，法官大人。在政府能够提出实际的——传闻证据的依据之前，没有传闻证据反对。

芬克律师说：所以这是一个传闻证据反对。

法官说：等一下。我以为是从余到 Schottenheimer，再从 Schottenheimer 到巴斯。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余发给 Schottenheimer，然后 Schottenheimer 转发给巴斯并说余想要这个。凯尔·巴斯回应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不是为了证明余想要什么。我会问她那个问题。我引入它的唯一目的是，凯尔·巴斯对她说——她去找凯尔·巴斯并说，这就是他想要的。凯尔·巴斯说，打电话给我，我会解释的，这是一个非传闻用途。

芬克律师说：法官，如果可以，我认为他们想要这个文件的原因显然是为了余所说的内容。否则，问题会很适当地是：你是否与巴斯先生谈论过余想要的内容？那是一个——如果我能说完。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什么也没说。

芬克律师说：那是一个适当的问题。他们试图引入一个文件来记录余的陈述，这是辩方不能做的。这是传闻证据。我理解他们的观点是它不是为了证明真实性；但仅仅这么说并不能成立。政府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文件。真实性没有争议。我不质疑真实性，我质疑传闻证据。基于这一点，反对意见应该得到支持，我们应该继续提问。

法官说：你是说这是巴斯先生的一个命令？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是说这是巴斯先生的一个请求，打电话给我。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法官想附加一个限制性指示，说明他们不能考虑底层内容，无论芬克律师所指的动机是什么，我告诉你，我唯一的目的，我唯一的问题是：巴斯先生在你联系他时让你打电话给他，对吗？

芬克律师说：那为什么不直接问那个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因为我可以设置场景，瑞安。我不仅限于问问题。

法官说：所以去掉余到 Schottenheimer 的电子邮件对你来说可以接受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如果你愿意。我认为她需要——她需要主题行，否则她不会知道邮件的内容；她不会知道主题是什么。但如果你想删减——首先，这是政府提交给我们的证据。所以我们没有——这不是辩方的证据。但其次，如果这是担忧，我只是想确保证人能够识别它，以便她了解它是什么。但我不认为政府无法说明我们的传闻证据反对的理由，只是说这不是他们想做的，法官大人，这还不够，不应接受反对。

法官说：我认为我们昨天确定了命令不构成传闻证据。

SHROFF 律师说：完全正确。

法官说：但余的部分是传闻证据。

卡马拉珠律师说：当然。法官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说不要考虑邮件底部的内容。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应该删减。他们可以放大邮件的部分，法官大人将承认那部分。他们可以准备一个删减版本的文件。

卡马拉珠律师说：但为什么我们需要删减它？

芬克律师说：因为这是传闻证据。

法官说：主题内容是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只是——它说的是附属文件是主题行。然后他在谈论附属文件的条款。

法官说：好的。如果她可以证实巴斯先生让她打电话，我不介意承认那部分电子邮件，而不包括余建明的部分。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那么法官你希望我现在怎么处理？我应该只关注顶部部分吗？

芬克律师说：如果我可以。

法官说：请说。

芬克律师说：辩方说他们需要邮件是因为她不知道主题内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让我们看看她记得什么；也许她记得。这是第一点。所以如果记忆失败，可以用这个来刷新记忆。这是第二点。第三是基于法官的裁定，他们应该只放大电子邮件的顶部部分并引入那部分证据，然后删减其余部分。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应该得到两个部分。我应该得到肖腾海默女士发给巴斯先生的邮件——

法官说：是的，我同意。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应该得到巴斯先生的回应。

法官说：那没问题。好的。这就是我们将要进行的方式。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在公开法庭)

(政府证据 HN-37 被接纳为证据)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我可以展示屏幕上的部分内容吗？

法官说：可以。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谢谢。我们可以展示给陪审团吗？

卡马拉珠律师问：好的。肖腾海默女士，你看到底部你发给巴斯先生的邮件了吗？

答：看到了。

问：你看到主题是“附属文件”，对吗？

答：正确。

问：那指的是什么？

答：那是指余建明代表他所指导的投资实体请求的附属文件。

问：你提到的最低一百万投资条款是什么意思？

答：据我记得，有一个版本的附属文件是他们请求的最低一百万美元投资条款。

问：所以他们在要求对一百万美元部分的投资给予优惠条款？

答：没有附属文件的草案我很难完全记得，但据我理解，他们在请求这些条款与一百万美元的投资有关。

问：好的。通常一百万美元的投资要求附属文件是不寻常的，对吗？

答：正确。

问：你为什么联系巴斯先生？

答：他在直接与余建明谈判附属文件。

问：你认为在一百万美元投资相关的附属文件要求是相当激进的，对吗？

答：我认为这是某种误解。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5月29日，是否向我表示也有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在进行；我认为附属文件初稿的措辞只是错误地概述了。

问：好的。然后巴斯先生怎么回应？

答：“给我打电话。我会解释。”

问：你和巴斯先生谈了吗？

答：是的。

问：谈话结果是什么？

答：他解释说，余建明想个人投资一百万美元，此外还有来自郭文贵家族办公室的资本，但这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问：所以——

答：解决方案是因为他们是关联实体，我们的外部律师对起草最低五千一百万美元附属文件感到满意。据我所记得，这就是最终附属文件的内容。

问：是五千一百万还是一亿一百万进入了附属文件？

答：有一次我以为是五千一百万——某个时候它从 Saraca 的五千万变成了一亿。但我相信在最终的附属文件中我以为是五千一百万。

问：好的。现在，当我们看短信时，你提到开始与余先生进行反洗钱检查，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反洗钱检查是 KYC 流程的一部分，对吗？

答：是的。

问：“KYC”代表认识你的客户，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 SEC 要求你进行这些检查，对吗？

答：是的，是的。

问：还有其他政府机构也有 KYC 流程的一部分检查，对吗？

答：是的，我认为金融机构必须对任何客户进行 KYC。

问：他们必须将实体与各种美国政府名单进行核对，例如，对吗？

答：是的。我只熟悉我们的流程。

问：好的。那么告诉我你的流程。

答：我们收集反洗钱网格上列出的所需文件。我们使用 SCI 作为我们的第三方管理员。我们将反洗钱功能外包给我们的第三方管理员。他们有一个团队为我们的基金运行反洗钱。

问：明白了。你知道他们运行哪些检查吗？

答：通常，他们会检查所有需要进行反洗钱的人，包括受益所有人、授权签字人和控制人姓名和详细信息与全球检查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会检查 OFAC 和许多其他广泛的恐怖分子名单或不受欢迎的人物名单。他们在投资时和每月都会进行检查，并向我们提供报告说没有命中。我们从未有过命中，每月都没有命中我们的任何基金。

问：对不起，你提到了 OFAC。那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那个缩写。

问：没关系。大致上——

答：这是一个恐怖分子名单。不仅仅是恐怖分子，还有你不能与之做生意的人。

问：所以检查 OFAC 名单是反洗钱的一部分，对吗？

答：那是外包的，是的。

问：谢谢。现在，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你称之为反洗钱网格的东西，对吗？

答：是的。

问：反洗钱网格的一部分是投资者需要回答的问题列表，对吗？

答：这取决于——很多反洗钱都融入了附属文件中的问卷中。反洗钱网格显示了你需要提供的文件列表和你需要提供的关于最终受益所有人、控制人的信息，我认为就是这些。

卡马拉珠律师说：请稍等一下。

问：现在，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有一次余先生告诉你钱需要从不同的实体来，对吗？

答：是的。

问：那从你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个反洗钱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余先生最终解决了那个问题，对吗？

答：资金从 Saraca 的账户进来了。

问：对。所以那解决了你所担心的反洗钱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抱歉，我之前忘了问，但快速回到附属文件，较大的投资者获得附属文件并不罕见，对吗？

答：不罕见。

问：那些附属文件的条款以及——撤回。海曼愿意在附属文件中同意的内容部分取决于投资的经济效益，对吗？

答：我不理解这个问题。你能重复一下吗？

问：当然。如果一个投资者要求特定条款，对吗？

答：嗯嗯。

问：海曼是否接受这些条款的因素之一是投资的规模，对吗？

答：是的。

问：在认购包中，有一个问题是财富来源，对吗？

答：是的。

问：认购包并不总是有财富来源问题的，对吗？

答：正确。

问：那是最近几年添加的，对吗？

答：从2020年开始的几年内，是的。

问：对不起，你说是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作证说最初 Saraca 的表格缺少财富来源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这也不罕见，对吗？

答：在附属文件中有修改是典型的。那个问题被跳过了，以前也有过，但我不认为这是经常发生的。

问：对。你有其他投资者没有填写那个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你有投资者对那个问题的意图感到困惑，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推测。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个人处理过对那个问题感到困惑的投资者吗？

芬克律师说：同样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不能说其他人在想什么。

问：你个人是否有其他投资者向你表达过对那个问题的困惑？

芬克律师说：同样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证据 HN-51 吗？

（ 律师商议 ）

问：你认得这个吗？

答：认得。

问：好的。辩方提出政府证据 HN-51。

芬克律师说：没有反对。

法官说：接纳。

（ 政府证据 HN-51 被接纳为证据 ）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展示吗？

问：好的。你看到这里写着“简要说明订户”，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是 Saraca 认购包中特定的财富来源问题，对吗？

答：是的。

问：这里列出的是“出售子公司股份”，对吗？

答：是的。

问：这描述中没有什么让你警觉的，对吗？

答：正确。这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清算事件。

问：你当时没有要求更多的关于它的信息，对吗？

答：SCI 也没有。

问：那是我下一个问题。你将其传递给 SCI 让他们审查，对吗？

答：是的。

问：他们没有回来提出任何跟进问题，对吗？

答：正确。

问：他们是反洗钱专家，对吗？

答：我们依赖他们的专业知识。

问：这就是你们付钱给他们的原因，对吗？

答：正确。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证据 HN-57 吗？我们可以展示给陪审团吗？

问：好的。这是一封余先生发给你的邮件，对吗？

答：在顶部？

问：是的，在顶部。

答：是的。

问：抄送了巴斯先生，对吗？

答：是的。

问：有许多附件，对吗？

答：是的。

问：这些是你或海曼要求的，为了 Saraca 的投资顺利进行的文件，对吗？

答：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第 7 页吗？也许我们看前一页。谢谢。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过这件事，对吗？

答：是的。

问：你看到主要联系人了吗？

答：看到了。

问：主要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

答：Yvettew@gtv.org

问：在收集这些认购协议文件期间，凯尔·巴斯正在讨论成为 GTV 的董事，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是否知道在收集认购文件期间，凯尔·巴斯在讨论成为 GTV 的董事？

答：不知道。

问：GTV 是 Saraca 的子公司，对吗？

答：我不知道。

卡马拉珠律师说：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第 39 页吗？

问：你看到那里列出的电子邮件地址，对吗？

答：是的。

问：同样的电子邮件地址，对吗？

答：是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可以请稍等片刻吗？

(律师商议)

问：你是否曾知道巴斯先生试图成为 GTV 的董事？

芬克律师说：反对。已经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政府证据 HN-168 吗？168 号。没有吗？我们可以看附件吗？

问：你记得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过这件事，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里有你作证过的问题列表，对吗，在这封信中？

答：是的，项目符号。

问：海曼在接受 Saraca 投资之前从未询问过这些问题，对吗？

答：正确。

问：这只是由 SEC 的调查引起的，对吗？

答：是的。

问：当时海曼依赖 SEC 的批准来开展业务，对吗？

答：在什么背景下？

问：你作证说他们是注册投资顾问，对吗？

答：海曼当时是 SEC 注册的投资顾问，所以他们是我们的监管机构。

问：对。所以他们可以——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术语，但他们可以取消你的注册，对吗？

答：是的，可能。我不是很清楚，但对。

问：但你认为 Saraca 的原始回应没有任何问题，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形式不明确。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可以重读一下吗？

(记录重读)

答：Saraca 在认购文件中关于财富来源的初始回应足以满足反洗钱要求，以认购海曼香港机会基金。

问：好的。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你与巴斯先生讨论过 SEC 的调查，对吗？

答：是的。

问：你记得巴斯先生曾批评过 SEC 的调查吗？

答：我不记得当时的任何评论。

问：他对 SEC 的调查感到满意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已经回答过。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他不满意。

问：他对此感到不满，对吗？

答：关于调查？

问：是的。

答：我认为他对资金来源的欺骗感到不满。

问：当然。他对 SEC 的调查也不会满意，对吗？

答：正确。

问：你听过他表达对它的不满吗？

答：我只是记不清具体的对话。

问：现在，在直接询问中，芬克律师问你是否 HHKOF 涉及，他的说法是对港币的赌注，对吗？

答：是的。

问：海曼不是赌场，对吗？

答：不是。

问：不是体育博彩，对吗？

答：正确。

问：海曼不做赌注；它进行投资，对吗？

答：正确。

问：他问过你郭先生是否在海曼投资过，对吗？

答：是的。

问：他问你郭先生是否向海曼汇过 1 亿美元，对吗？

答：我记不清是否是郭先生本人还是郭先生的家族办公室或其他，但一般来说，是的，郭先生。

问：好的。今天他问你关于 Saraca 或郭的投资，对吗？

答：我相信是的。

问：好的。郭先生从未在海曼投资过，对吗？

答：个人没有。

问：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海曼的任何投资中，对吗？

答：正确。

问：没有以郭浩云的名字出现，对吗？

答：你在问什么？抱歉。

问：我是说没有以郭浩云的名字在海曼进行投资，对吗？

答：抱歉。你能拼一下吗？

问：当然。H-O，空格，W-A-N，空格，K-W-O-K。

答：正确。

问：没有以郭文贵的名字投资，对吗？

答：正确。

问：你知道这一点，因为如果有郭先生名下的投资，你会对他进行反洗钱检查，对吗？

答：是的。

问：如果投资在他自己的名字下，这是正确的，对吗？

答：是的。

问：即使他仅拥有公司 20%的股份，也是如此，对吗？

答：是的。

问：但根据文件，你认为没有必要对郭先生进行反洗钱检查，对吗？

答：正确。

问：在任何情况下，你都需要进行你所说的深入调查过程，对吗？

答：如果他投资了一个他拥有的实体或以他自己的名字投资？

问：是的。

答：两种情况下都会有反洗钱检查。

问：投资是以郭先生儿子拥有的公司的名义进行的，对吗？

答：是的。

问：我想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你对那个文件进行了详细审查，对吗？

问：这是指认购协议吗？

答：是的。

问：你认为这笔投资是通过郭先生的家族办公室进来的，对吗？

答：是的。

问：家族办公室涉及多个家庭成员并不罕见，对吗？

答：不罕见。

问：对吗？投资可以代表不同的家庭成员，对吗？

答：是的。

问：不一定总是父亲，对吗？

答：正确。

问：涉及子女在家族办公室里也不罕见，对吗？

答：非常常见。

问：但一个投资是由郭先生的亲戚进行的，并不代表是郭先生的投资，对吗？

答：据我理解，积累的财富实际上是郭文贵先生的。

卡马拉珠律师问：但你没有对他进行反洗钱检查，对吗？

答：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

问：你没有对他进行尽职调查，对吗？

答：意思是？

问：嗯，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过“尽职调查”这个词，所以无论你当时赋予它什么意义，现在也是一样的。

答：没有对郭文贵先生进行正式的反洗钱检查。

问：如果你认为这笔投资是他的，你就需要进行反洗钱检查，对吗？

答：如果他被列为受益所有人、授权签字人或控制人，但根据 Saraca 媒体提供的陈述，并不是这样。

问：对不起。你的证词是你认为这笔钱是他的，但你不需要弄清楚这些实体是否也是他的；对吗？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Saraca 通过在岸基金投资，对吗？

答：是的。

问：这意味着他们会收到 K1 表，对吗？

答：他们有美国的税号，他们会收到 K1 表。

问：你作证说你只见过郭先生一次，对吗？

答：正确。

问：在这个法庭上是你自 2018 年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对吗？

答：是的。

问：但你和检察官见过几次面，对吗？

答：是的。

问：超过五次？

答：是的。

问：事实上，你在昨天开始作证前几小时刚和他们见过面，对吗？

答：简短见面。

问：午休时？

答：是的。

问：就在这个大楼的楼下，对吗？

答：是的。

问：在所有这些会议上，你都讨论了你的证词，对吗？

答：在会议上，我如实回答问题。

问：对。他们问你问题，你给出答案，对吗？

答：是的。

问：为了你的证词，他们告诉你他们预计会问你哪些问题，对吗？

答：不一定。

问：他们展示了要给你看的文件，对吗？

答：他们展示了文件，是的。

问：他们问你关于那些文件的问题，对吗？

答：他们问了问题。

问：他们展示了我们看过的那些电子邮件，对吗？

答：是的。

问：在这些电子邮件中你没有称之为郭先生的投资，对吗？

答：我不相信。

问：对。这是芬克律师的措辞选择，对吗？

答：是的。

问：这是他的描述，不是你的，对吗？

答：我描述了投资并讲述了投资，无论我使用了什么措辞。主要是称之为 Saraca，实际投资实体的名称。

问：所以你不记得他问你关于郭先生投资的问题并你这样描述？

芬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会同意我的说法，对吧，称之为郭先生的投资并不准确，对吗？

答：在 2020 年 5 月和 2020 年 6 月，我认为这是郭文贵先生通过他的家族办公室的投资。

问：所以你没有按照程序处理这些，对吗？

答：不对。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更多问题了，法官大人。

法官说：再次定向审问？

由检方律师 FINKEL 重新进行直接询问：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在进行 Saraca1 亿美元投资的协调时，是否遵循了要求的程序？

答：是的。

问：肖腾海默女士，在你与政府会面期间，政府告诉你作证时该怎么做？

答：讲真话。

问：著名系列基金是向公众开放的吗？

答：不是。

问：它是向合格购买者开放的吗？

答：特定的合格购买者。

问：为什么著名系列基金只向特定的合格购买者开放？

答：因为我们依靠 3(c)(7)豁免，并且为了保持该豁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只向净资产或可投资资产超过 500 万美元的成熟投资者营销。

问：为什么著名系列基金只向成熟投资者营销？

答：因为我们的基金结构是 3(c)(7)基金。

问：你在交叉询问中提到过多次结算日期。你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对于 B 类股份或著名系列基金，即海曼香港机会基金，因为它是 100%基于期权和资本耗尽策略，一旦我们有一个结算，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结算以接收新资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结算了 B1 到 B12。

问：Saraca 投资，1 亿美元的投资，结算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6 月 8 日。

问：6 月 1 日有结算吗？

答：有的。

问：为什么 6 月 8 日有第二次结算？

答：据我所知，时间对他们来说太紧张了。

问：对谁来说太紧张？

答：对 Saraca 来说太紧张了。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作为证据的 HN57 的第 7 页吗？我相信是第 7 页。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记得这个文件吗？

答：记得。

问：上面写着，“投资者的股权或资本或受益所有人的总数”？

答：是的。

问：为什么海曼要求这些信息？

答：这样我们可以了解有多少受益所有人，以及我们需要对谁进行反洗钱检查。

问：如果这个数字是两个，这会如何影响你对这项特定投资的尽职调查？

答：这取决于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每个受益所有人拥有 50%，那么我们会对两者进行反洗钱检查，但如果一个拥有 90%，另一个拥有 10%，我们只需要对拥有 90%或超过 20%的人进行反洗钱检查。

问：但这个问题不是关于谁拥有 20%或更多的问题，而是关于受益所有人的总数问题，对吗？

答：这是关于总数的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反对此提问方式。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所以这个陈述是说 Saraca 投资只有一个投资者，对吗？

答：拥有 100%的 Saraca 的人，正确。

问：根据文件，那是谁？

答：郭文贵的儿子。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HN51 吗？我们可以放大顶部部分吗？

问：你在交叉询问中被问到这个文件，对吗？

答：是的。

问：上面写着，“简要说明认购者的主要财富来源”。上面写着，“出售子公司股份”，对吗？

答：是的。

问：如果海曼知道 Saraca 的财富来源是 GTV 投资者，而这些投资者不知道他们在投资海曼香港机会基金，你会接受 Saraca 的投资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此提问方式，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肖腾海默女士，如果你在 2020 年 6 月初知道这个陈述“出售子公司股份”是谎言，你会接受 Saraca 的投资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同样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如果你知道这个陈述“出售子公司股份”是不真实的，你会接受 Saraca 的投资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同样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芬克律师说：法官，我认为这与一致性有关——我们可以上一步吗？

法官说：好的。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听到)

法官说：据我记得，我允许对受害者提问假设性问题，但不对像这样的公司提问。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的，法官大人，因为这涉及到实质性。

芬克律师说：所以，法官大人，第二巡回法院现在已经采纳了我认为通常被称为转换理论的观点。也就是说，在电信诈骗的背景下，犯罪可以通过任何进一步实施该计划的虚假陈述来完成。因此，政府部分认为，这个谎言是计划的一部分。此外，法官大人，政府还指控了——起诉书的最后一项指控，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法条——对，1957 条款，是非法使用犯罪所得资金，这意味着对海曼撒谎关于资金来源本身就是相关的证据。因此，我的理解是，法官大人——如果我误解了法院之前的裁定，请原谅；这就是我提问的原因，因为我认为这是一致的——我认为这是相关的，因为它显示了如果他们说了实话，整个计划的展开方式会不同；它会失败。

法官说：所以我的记忆是你在你的动议中提到的是个人受害投资者。那是我的记忆。我错了吗？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你是对的。但除此之外，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允许的假设性问题，基于我刚才提到的原因。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权威允许向非受害者提问假设性问题。

法官说：我维持反对意见。

检方律师 FERGENSON 说：关于转换理论的最后一点，法官大人？实质性是一个要素，如果这个实质性的虚假陈述是对受害者或其他人做出的，这是第二巡回法院的法律。你不必对受害者做出实质性的虚假陈述。

法官说：那你为什么不在你的文件中提出这个问题？

SHROFF 律师说：确实。

检方律师 FERGENSON 说：我们认为——

卡马拉珠律师说：看起来这就是答案。

SHROFF 律师说：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法官说：我将维持反对意见。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

(在公开法庭)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肖腾海默女士，你在交叉询问中被问到在海曼收到这一陈述时，你是否询问了有关出售子公司股份的更多问题；对吗？

答：在处理认购文件时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问：但在认购文件处理后，海曼及其律师是否询问了财富来源的问题？

答：关于财富来源和资金来源。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作为证据的 HN168，并转到第二页。

问：这份文件中，有一些问题是问 Saraca 的财富来源，对吗？

答：财富来源和资金来源。

问：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答：财富来源是你如何创造财富以成为合格购买者；资金来源是你投资于该基金的资金来源。

问：第三个项目符号中写道：“如果收益来自证券发行，发行文件是否披露了资金的使用包括投资于基金，即海曼，或任何类似的私募基金？如果是，请提供披露声明的副本。”我读对了吗？

答：对。

问：Saraca 是否曾提供文件来回应这个问题？

答：没有，他们没有。

问：Saraca 是否提供了任何额外的信息表明他们披露了证券发行的收益将用于投资海曼？

答：没有，他们没有。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HN208。

问：这个展品是海曼寻求关于投资的额外信息的另一个例子吗？

答：是的。

问：Saraca 是否曾回应过这个问题？

答：没有。

问：在第二段中，文字写道：“为了让 Saraca 继续投资于基金，海曼需要收到你和 Saraca 的律师关于这笔资金具体来源的陈述（超出最初提供的认购文件中所述）并且这笔资金没有任何污点，包括它不代表 GTV 发行的资产，而是 Saraca 和郭文贵先生的真实投资。”是这样写的吗？

答：是的。

问：海曼是否曾收到对此的回应？

答：我们没有收到。

芬克律师说：没有更多问题。

法官说：再交叉询问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只是简短的，法官大人。

卡马拉珠律师说：可以看一下 HN168 吗？

卡马拉珠律师再次交叉询问：

问：肖腾海默女士，这封邮件的日期是 2020 年 7 月 15 日，对吗？

答：是的。

问：此时 SEC 已经联系了海曼，对吗？

答：7 月 13 日。

问：对，对。芬克律师刚刚问你是否曾收到回应，海曼是否曾收到回应，对吗？

答：正式回应。

问：对。现在坐在这里的你不知道余先生和 Saraca 在这期间在做什么，对吗？

答：正确。

问：你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咨询律师，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法院对此有裁决。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好的。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 Saraca 有律师，对吗？

答：是的。

问：你不知道他们是否直接与 SEC 讨论这个问题，对吗？

答：我不会知道这些对话，所以我——我不知道。

问：对。但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在某个时候你将钱返还了，对吗，部分资金？

答：我们将钱转入了托管账户。

问：好的。托管账户由谁持有？

答：据我所知，他们是 Saraca 的律师。

问：好的。你在 SEC 的许可下这么做的，对吗？

答：SEC 或 DOJ 没有反对。

问：Saraca 也没有反对，对吗？

答：正确。

问：然后你也作证说你在某个时候清算了 3000 万美元的头寸，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在 15 个月之后，对吗？

答：可能是 2021 年 9 月底或 10 月初；15 个月，没错。

问：SEC 知道那 3000 万美元在那里，对吗？

芬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她不能作证 SEC 知道什么。

问：SEC 之前询问过海曼关于那 3000 万美元的事情，对吗？

答：我没有参与与 SEC 的任何直接对话。

问：但在直接询问中你作证说最终清算那 3000 万美元时，是在 SEC 的同意下进行的，对吗？

答：据我当时的理解，没有任何一方，包括——包括 SEC 反对。

问：在直接询问中你说——我不记得确切的词，但——任何相关方，对吗？

答：关于 7000 万还是 3000 万？

问：3000 万。

答：我不记得关于 3000 万的具体说法。

问：任何人反对你清算那 3000 万美元的头寸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更多问题了，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只有一个问题，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

检方律师卡马拉珠重定向询问：

问：几个月后，当 SEC 介入时，正如刚刚问到的那样，那时 Saraca 的任何人是否回应了 Kit Addleman 提出的问题并提供了关于资金来源和财富来源的文件？

卡马拉珠律师说：反对此提问方式。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据我所知，没有回应。

芬克律师说：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法官说：还有再交叉询问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可以退席了。

(证人退席)

法官说：政府可以传唤其下一位证人。

费根森律师：政府传唤金伯利·埃斯皮诺萨。

书记员：请举起右手。

(证人宣誓)

书记员：请直接对着麦克风说话并靠近一点，你可以就坐了。

法官说：请说出你的名字并拼写。

证人：对不起，名字和什么？

法官说：请说出你的名字并拼写。

证人：金伯利·埃斯皮诺萨，K-I-M-B-E-R-L-Y，E-S-P-I-N-O-Z-A。

法官说：你可以提问了。

费根森律师：抱歉,法官阁下。请给我一点时间与辩护律师交谈。

法官说：可以。

费根森律师：法官，很抱歉，我们可以稍微在一旁谈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下一页继续)

(在法官席旁讨论)

希里克律师：法官，我们刚才注意到，在费根森律师站起来讲话前几分钟，我们发现包含本证人将要提交的银行记录的协议中有一个笔误，少了一份文件，所以我们只是想在记录中说明，辩方将同意将其纳入记录，即使它不在协议中。我们只是想在他开始前说明这一点。

法官说：可以。

希里克律师：辩方同意 GX JPM121。

费根森律师：太好了。谢谢。谢谢你，法官。

法官说：好的。

(下一页继续)

(在公开法庭上)

金伯利·埃斯皮诺萨，

作为政府的证人，被正式宣誓并作如下证词：

由律师卡马拉珠律师询问

问：下午好，埃斯皮诺萨女士。

答：下午好。

问：你在哪里工作？

答：在联邦调查局 (FBI)。

问：你在 FBI 的职位是什么？

答：我是法证会计师。

问：作为 FBI 的法证会计师，你的一些职责或责任是什么？

答：我审查和分析财务信息，主要是银行记录。

问：你从事这项工作多久了？

答：16 年。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除了今天的证词和你为此证词所做的准备之外，你是否参与过这个案件？

答：没有。

问：在你的证词之前，是否有人要求你审查某些政府证据并总结其中的信息？

答：是的。

问：你是否准备或帮助准备并审查了一些摘要图表的准确性？

答：是的。

问：这些图表是基于大量记录吗？

答：是的。

问：这些图表是基于什么类型的证据？

答：银行记录。

问：现在，谁决定你审查哪些证据以及在图表中包含哪些信息？

答：检察官们决定的。

问：我是那些检察官之一吗？

答：是的。

问：你是否有机会对图表进行修改以确保它们的准确性？

答：是的。

问：你进行了修改吗？

答：是的。

问：在你修改之后，这些图表现在都准确了吗？

答：是的。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为了明确起见，你是否审查了本案收集的所有证据，还是仅仅审查了图表和这些图表所依据的证据？

答：仅仅是图表和这些图表所依据的证据。

费根森律师：法官阁下，目前政府方面提出一份双方商定的证据协议，该协议被标记为政府证据协议第 14 号。

法官说：被接受。

（政府证据协议第 14 号被接受为证据）

费根森律师：我将朗读这份证据协议的一部分内容。

双方在此同意，下列展示的证据资料是政府方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并且是第 A 栏所列实体在当时或接近当时制作的真实记录；这些记录是由对记录内容有知情的人员制作或根据有知情人员提供的信息制作的；这些记录是在正常业务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制作这些记录是该实体的正常惯例。

费根森律师：洛夫特斯女士，如果你能滚动到第 5 页。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你在 A 栏中间看到一个条目，上面写着摩根大通银行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洛夫特斯女士，如果你能滚动到第 3 页。

问：在 A 栏顶部，埃斯皮诺萨女士，你看到有一个名为花旗银行的实体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好的。政府现在提供政府证据 CIT14 和 CIT47。政府还提供政府证据 JPM118 至 JPM121。

希里克律师：没有异议。

法官说：准予接受。

(政府证据 CIT14、CIT47、JPM118-JPM121 被接纳为证据)

费根森律师：现在，洛夫图斯女士，我们能不能只给证人展示标记为政府证据 Z1 的东西。

由律师卡马拉珠询问：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这是什么？

答：这些是我审查和维护的证据。

问：这些是您帮助审查的图表吗？

答：是的。

问：您审查了所有作为这个图表基础的证据吗？

答：是的。

问：这些图表准确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政府提交政府证据 Z1。

希里克律师：没有异议。

法官说：准予接受。

(政府证据 Z1 被接纳为证据)

费根森律师：洛夫图斯女士，我们能不能公布一下。

由律师卡马拉珠询问：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一般来说，这些图表显示了什么？

答：这些图表显示了主要针对 Saraca 媒体集团的两个银行账户的分析，展示了这两个账户的所有进账和出账。

问：现在只看第一个图表，请解释一下我们在这张幻灯片上看到的是什么。

答：这是我审查的银行账户之一，账户名称是 Saraca Media Group Inc. d/b/a Himalaya Dollar。这是一个 Chase 账户，尾号是 5601。截至 2020 年 4 月 1 日，该账户的初始余额是 206,133 美元。

问：您知道 Saraca Media Group Inc. 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问：它还使用 d/b/a Himalaya Dollar 这个名称。d/b/a 是什么意思？

答：Doing business as (以...名义经营)。

问：您知道 Himalaya Dollar 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费根森律师：好的。洛夫图斯女士，我们翻到下一页。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您能读一下这张幻灯片的标题吗？

答：Chase 5601：签名卡。日期是 2018 年 7 月 24 日和 2020 年 5 月 21 日。

问：Chase 5601，是在第一张幻灯片上看到的那个账户吗？

答：是的。

问：什么是签名卡？

答：签名卡是银行提供的文件。它包含所有账户信息，如账户名称、号码、开户时间，还有账户签字人。

问：什么是账户签字人？

答：是有权使用银行账户的人。

费根森律师：洛夫图斯女士，先放大左边的签字卡。

好的。埃斯皮诺萨女士，首先请注意左上角的内容，账户名称是什么？

答：Saraca Media Group Inc.

问：在下面有一个营业地址，对吗？

答：是的。

问：现在请看右上角，列出了一个账户号码，最后四位是什么？

答：5601。

问：在下面几行中有开户日期，这个账户的开户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18 年 7 月 24 日。

问：请注意放大的底部，谁是这个账户的签字人？

答：王雁平。

问：您知道那是谁吗？

答：我不知道。

问：她的职位是什么？

答：代理秘书。

问：她签署这份文件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18年7月24日。

费根森律师：好的。洛夫图斯女士，请放大右边的签字页。

问：左边的签字卡是2018年的，对吗？右边的签字卡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0年5月21日。

问：好的。现在再次注意左上角，账户名称是什么？

答：Saraca Media Group Inc. d/b/a Himalaya Dollar。

问：注意右上角，最后四位是什么？

答：5601。

问：所以是同一个账户，现在账户名称上有了d/b/a，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在签字页上，谁是这个账户的签字人？

答：王雁平。

问：她的职位是什么？

答：总裁。

问：她签署这份文件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0年5月21日。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您审查的证据中，这个账户的授权人一直是王雁平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好的。洛夫图斯女士，翻到第三页。

问：好的。我们回到了最初看的第一页吗？

答：是的。

问：2020年4月1日，Saraca 5601 账户的初始余额是多少？

答：206,133 美元。

费根森律师：好的。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洛夫图斯女士。

问：好的。埃斯皮诺萨女士，请解释一下我们在这张幻灯片上看到的是什么。

答：这是显示同一 Saraca 账户（5601 账户），从 2020 年 4 月 1 日到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存款总额为 32,543,535 美元，包括 291 笔存款交易。这些交易的参考信息包括 "GTV"、"Stock"、"Investment" 和 "Capital"。

问：底部括号中的文字“包括拼写错误和相似的文本”是什么意思？

答：一些参考信息或备注中有拼写错误，或者在前后加了一些额外的词。

问：我应该问，当说到参考信息时，您指的是什么？

答：很多交易是电汇，参考信息类似于支票上的备注，发件人可以写上汇款的原因。

费根森律师：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洛夫图斯女士。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请解释一下我们在这张幻灯片上看到的是什么。

答：这是刚才提到的电汇存款的四个例子，两个发生在 4 月 24 日，一个在 5 月 1 日，一个在 5 月 12 日，金额分别在右边，30 万、20 万等等。标出的部分是我刚才提到的备注或参考信息。最上面一个写的是 GTV 投资，下面一个写的是投资股份资本，再下面一个写的是注意郭文贵先生，最后一个写的是 GTV 股票。

问：这些是所有的参考信息还是只是一些例子？

答：只是一些例子。

问：您知道 GTV 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费根森律师：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洛夫图斯女士。

问：好的。埃斯皮诺萨女士，这张幻灯片显示的是什么？

答：这是同一个 Saraca 账户（5601 账户），所以在那些存款之后，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账户余额是 32,474,168 美元。

费根森律师：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洛夫图斯女士。

问：好的。埃斯皮诺萨女士，这张幻灯片显示的是什么？

答：这显示了同一个账户（Chase 5601），从2020年5月1日到2020年5月29日的存款总额为291,554,689美元，包括2,446笔存款交易，同样有"GTV"、"Stock"、"Investment"、"Private Placement"、"Capital"的参考信息。

费根森律师：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洛夫图斯女士。

问：好的。埃斯皮诺萨女士，在这些额外的存款参考信息如股票或私募后，5601账户中有多少钱？

答：截至2020年5月29日，账户余额为313,213,772美元。

费根森律师：洛夫图斯女士，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问：截至2020年6月3日，这个账户中有多少钱？

答：928,401美元。

问：实际上，我应该问一下，前一天账户的余额是多少？

答：324,778,316美元。

问：那么在6月3日这一天，大约有多少钱离开了这个账户？

答：大约三亿两千三百万美元到三亿两千四百万美元。

问：好的。我们来看这些交易。

费根森律师：洛夫图斯女士，请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您可以向上滚动。谢谢。

问：好的。埃斯皮诺萨女士，这张幻灯片显示的是什么？

答：这是那个账户（Saraca Chase 5601 账户）。左上角显示的是6月2日的余额，大约是3.24亿美元；右侧显示的是6月3日的出账交易。红色标出的三笔交易是转账到一个尾号为2038的支票账户。一笔交易金额为1亿美元，另一笔为2千万美元，还有一笔为5百万美元。

费根森律师：谢谢，洛夫图斯女士。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请注意2038，这是什么？

答：这是银行账户的最后四位数字。

问：您能确定这个银行账户是否也在Chase，或者在其他银行吗？

答：在 Chase。

问：6月3日转到那个账户的总金额大约是多少？

答：1.25 亿美元。

问：好的，我想关注这些交易。

费根森律师：洛夫图斯女士，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幻灯片吗？

问：好的，那么这张幻灯片上有什么新信息，埃斯皮诺萨女士？

答：这添加了 2038 号的 Chase 银行账户。根据该账户的银行记录，账户名称是 Saraca Media Group Inc. d/b/a Himalaya Dollar，账户开设于 2020 年 6 月 3 日，也就是转账日期。因此，在那一天，账户的初始余额为 0。

问：所以这两个账户的名称都是 Saraca Media Group d/b/a Himalaya Dollar，对吗？

答：是的，没错。

问：好的，它们都在同一家银行，对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洛夫图斯女士，请看下一页。

问：好的，现在这页上显示了什么，埃斯皮诺萨女士？

答：这是以 2038 结尾的 Chase Saraca 账户的签名卡。

费根森律师：洛夫图斯女士，能不能放大一下——我不知道——上面三分之二，让它更容易阅读。

问：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笔 1.25 亿美元的转账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2020 年 6 月 3 日。

问：这个账户是什么时候开的？

答：2020 年 6 月 3 日。

问：谁是这个账户的签字人？

答：Yanping Wang。

问：她的职务是什么？

答：总裁。

问：她是什么时候签的？

答：2020年6月3日。

问：都是同一天。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好的，请看下一张幻灯片。

问：好的，埃斯皮诺萨女士，你之前提到当天有三笔转账，对吗？

答：是的。

问：这张幻灯片上显示的是什么？

答：这是第一笔转账，总共有一亿、两千万和五百万，这是第一笔一亿美元的转账，发生在2020年6月3日下午3:17。

问：这是第一笔转账吗？

答：对不起？

问：按时间顺序，这是第一笔转账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好的，我们看下一张幻灯片。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答：这些是银行提供的2020年6月3日那笔1亿美元交易的账户详情。

问：让我先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左上角，加粗的文字。日期和时间是什么？

答：2020年6月3日下午3:17。

问：在这右边——你知道——在这右边，写着 Transferpmtadd。右边写的是什么？

答：Yvettewang2018。

问：现在有红色标注的文字，对吗？

答：是的。

问：那些文字是什么？

答：那是一条备注，类似于参考，上面写着“GTV Private Placement Fund”。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你知道 GTV 私募基金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费根森律师：好的，我们看下一张幻灯片，洛夫图斯女士。

问：好的，这张幻灯片上显示了什么，埃斯皮诺萨女士？

答：这显示了之前提到的内容。上面是 2020 年 6 月 3 日 Saraca 向另一个 Saraca 账户转账 1 亿美元，然后两天后的 2020 年 6 月 5 日向 Citibank 的海曼 Hong Kong Opportunities 账户转账 1 亿美元。

问：海曼 Hong Kong Opportunities 银行账户的最后四位数字是什么？

答：9681。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我应该问，在这里中间底部，有一个黄色的框，列出了像 GX JPM119 这样的东西。这表示什么？

答：那些是我查看过的政府证据，以获取图表上的信息。

问：好的，我还应该问，你知道海曼 Hong Kong Opportunities Fund 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费根森律师：好的，我们看下一张幻灯片，洛夫图斯女士。

问：好的，埃斯皮诺萨女士，这张幻灯片上有什么新信息？

答：这显示了 Saraca 之间的三笔转账。2020 年 6 月 3 日下午 3:17 有一笔 1 亿美元的转账，下午 3:18 有一笔 2000 万美元的转账，下午 4:06 有一笔 500 万美元的转账。

费根森律师：然后——洛夫图斯女士，如果可以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放大右上角的框。

问：好的，所以在 6 月 3 日有 1.25 亿美元转入这个账户，从左边的框里，对吗？

答：对，正确。

问：为什么余额是 1.382 亿美元？

答：还有一笔来自另一个账户的额外金额。

问：这里有个星号，对吗？

答：是的，并且——

费根森律师：洛夫图斯女士，如果我们缩小一下。然后也许我们可以放大下面的黄色框。

问：请你读一下星号的内容。

答：在 2020 年 6 月 3 日，Saraca Media Group JPMC 账户（尾号 8656）向 Saraca Media Group JPMC 账户（尾号 2038）转账 1320 万美元。

问：所以另一个 Saraca 账户向 2038 账户转账了钱？

答：是的。

问：大约是 1300 万美元？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让我们看下一张幻灯片。

问：好，这张幻灯片上有什么新信息？

答：这张幻灯片只是汇总了这三笔交易，所以它显示了两笔 Saraca 账户之间的 1.25 亿美元。

费根森律师：洛夫图斯女士，请看下一页。

问：这里有什么新信息，埃斯皮诺萨女士？

答：所以在 2020 年 6 月 3 日，还有一笔 2 亿美元的转账，从 Saraca Media Group 的 Chase 账户（尾号 5601）在 2020 年 6 月 3 日下午 6:12 转账到 GTV Media Group Inc. d/b/a 7-Coin 在 Citibank 的账户。

问：现在这个 d/b/a 7-Coin，你知道 7-Coin 是什么吗？

答：我不知道。

费根森律师：好吧，那么我们请看下一张幻灯片，洛夫图斯女士。

问：这里有什么新信息，埃斯皮诺萨女士？

答：从 Saraca Media Group Chase 账户（尾号 2038）在 2020 年 6 月 9 日还有一笔 3800 万美元的转账，转到了 GTV Media Group Inc. d/b/a 7-Coin。

问：好的，所以这些钱进入了这两个 Saraca 账户，大约有多少转到了 GTV Media Group Inc.？

答：2.38 亿美元。

问：剩下的 1 亿美元去了哪里？

答：海曼 Hong Kong Opportunities。

费根森律师：法官阁下,请给我一些时间。

法官：可以。

费根森律师：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法官：交叉询问？

舒里克律师：谢谢，法官大人。

交叉询问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询问：

问：下午好，埃斯皮诺萨女士。

答：下午好。

问：政府律师第一次请你在此案中作证是什么时候？

答：大约两到三周前。

问：在检察官联系你之前，你对这个案件一无所知吗？

答：我听说过 GTV Media 这个名字，但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任何进一步的信息。

问：好的，但你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信息，只是从某处听说过它。

答：是的。

问：好的，你以前听说过 Miles Guo 这个名字吗？

答：我也听说过这个名字。

问：但同样的，只是因为你从办公室谈话中听说过，你对他一无所知，对吗？

答：是的，我对他一无所知。

问：你不是 FBI 在此案调查团队的一员吗？

答：仅仅是为了我今天作证的内容。

问：但是调查团队。

答：不，我不是。

问：你也不是检方团队的一员。

答：不是。

问：你没有调查过你刚才作证的那些资金转移。强调一下，调查。你调查过你作证的那些转账吗？

答：没有，我没有调查。

问：事实上，正如你在直接询问中所作的证词所说，除了准备今天的证词和作证之外，你实际上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吗？

答：那是对的。

问：所以你对这个案件的了解，实际上都是政府告诉你的，对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

法官：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这不是告诉我的内容。我实际上审查了很多银行记录以进行分析。

问：公平的说，关于这个案件，你知道的唯一的的事情就是政府告诉你的或者让你阅读的，对吗？

答：嗯，是政府提供给我的，对，是的。

问：公平的说，关于这个案件，你知道的唯一的的事情就是政府告诉你的或者提供给你的。

答：是的。

问：你之前见过检察官吗？

答：见过。

问：多少次？

答：有两次电话会议和一次面对面的会议。

问：好的，你记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吗？

答：大约两到三周前。

问：好的，所以公平的说，你参与这个案件不超过两到三周。

答：正确。

问：你受过法务会计的训练，对吗？

答：是的，我受过。

问：好的，你在哪里上的学？

答：皇后学院。

问：然后你在加入 FBI 之前在什么地方工作过吗？

答：我在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工作过，也在一家叫 RGL Forensics 的公司工作过。

舒里克律师：好的。请我们出示政府证据 Z1。

问：你刚才在与费根森律师交谈时刚刚作证了这张图表，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能告诉我这张图表的初稿是谁创建的吗？

答：有很多版本的证据。我被给的是第 5 版。我知道 FBI 特工和其他法务会计师，检察官们一起合作，制作了一些这些证据。

问：好的，所以这份文件的第一个版本是由你以外的某人制作的，对吗？

答：对。

问：听起来，可能这个文件的前五个版本都是由你以外的某人制作的，对吗？

答：对。

问：听起来，在你审阅这个文件之前，政府团队的多名成员，包括律师，都参与了它的制作，对吗，据你所知？

答：在我审阅之前，是的。

问：据你所知，在你看到这个文件的第一个版本之前，有多名特工对其进行了贡献？

答：在我看到原始版本之前，我想明确这一点，不是最终版本，是的。

问：明白。在你看到这个文件的任何草稿之前，其他多人对其进行了输入，然后才呈现给你，对吗？

答：对。

问：在你看到了第一个草稿之后，你和政府律师讨论了这个证据，对吗？

答：对不起。我和谁？

问：政府这边坐在律师席上的人。

答：不，实际上，我与特工和另一位法务会计师讨论过。

问：好的，所以在你和政府律师讨论之前，你先和其他特工和另一位 FBI 的法务会计师讨论过？

答：对。

问：好的，后来你和政府律师讨论过这张图表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是什么时候？

答：上周六。

问：好的，他们在你讨论时对图表提出了修改建议吗？

答：不，实际上是我对图表提出了修改建议。

问：好的，理解。可以公平地说，这张图表是在你有机会评论之前已经创建并大部分完成了的，对吗？

答：它大部分完成了，然后我对它进行了修改。

问：对，但相对于在你得到它之前所做的工作来说，你的修改相对较小，对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

法官：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相对的。我做的修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更改了一个账号，修改了一些金额，所以——

问：理解。你没有进入 PowerPoint 创建这个文件，对吗？

答：我进入 PowerPoint 并编辑了这个文件。

问：并编辑了它，对吗？

答：对。

问：在你看到它时，它已经大部分完成了，正如你之前说的。

答：是的，不同的版本。

问：明白。我想简要谈谈这张图表和图表底层的一些信息。可以说，这张图表主要关注的是2020年4月至6月这一时期吗？

答：2020年4月至6月3日——好吧，2020年6月9日。

问：明白。我只是为了方便起见，使用月份。所以2020年4月至6月。

答：好的。

问：大致上。

答：嗯。

问：好的，你作证说你审查了你的证词所基于的银行记录？

答：是的。

问：你审查了汇总图表中引用的底层银行记录，就像费根森律师指出的那样？

答：是的。

问：好的，你有没有查看过 2020 年 4 月之前的摩根的 Saraca 银行记录？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查看过 2020 年 6 月之后的摩根的 Saraca 银行记录？

答：我不认为有。我想它们截止到 6 月。

问：好的，所以你不知道 Saraca 在你关注的时间段之前或之后在摩根的银行账户里是否持有大量资金，对吗？

答：是的，我只知道截至 4 月的期初余额。

问：好的，除了你在编辑这张图表时查看的 Chase 账户之外，Saraca 在美国有多少个银行账户？

答：对不起，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除了你在编辑这张图表时查看的银行账户之外，你知道 Saraca 在美国有多少个银行账户吗？

答：不知道。我只关注了我查看的 Chase 账户。

问：好的，那外国银行账户呢？你没有查看任何 Saraca 的外国银行账户，对吗？

答：我没有被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不是。

问：好的，所以归根结底，除了政府提供给你的信息之外，没有其他信息体现在这张图表中，对吗？

答：对。

问：好的。让我们回到图表上来。我想带你回顾一些幻灯片，可以吗？

总体来说，这张图表是否可以说显示是从 GTV 股份销售中进入 Saraca 的资金？

答：我不知道。这是进入 Saraca 的资金。我只是在展示进出账的资金。

问：好的，所以你不知道 Saraca 出售了它持有的 GTV 股份，然后在出售后的一部分——

费根森律师：反对。

法官：反对有效。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了一次私募，是吗？

答：那是——

问：关于你对私募的了解？

答：那是支票备忘录中的一项。

问：好的，你知道私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答：我对私募一无所知。

问：好的，让我们走一遍图表。

我首先只关注政府证据 Z-1 的前九页。应该在每个人面前。

如果我们看第一页，这只是显示了 2020 年 4 月 1 日这个摩根账户的期初余额，是吗？

答：是的。

问：好的，然后在第二页，这只是显示了谁有这个账户的签字权？

答：是的。

问：看起来这个签字权在 2020 年 5 月进行了更新？

答：是的。

问：专注于——

舒里克律师：是的，如果你能放大一下。谢谢。

同时放大屏幕左侧的同一行。左边的签字卡。谢谢。

问：你能看到这里，正如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的，同一个人被列为这个账户的签字人，对吗？

答：是的。

问：王雁平？

答：是的。

问：看起来她只是换了公司里的职位，对吗？

答：是的，是不同的头衔。

问：这是否解释了为什么她可能会更新签字卡？

费根森律师：反对。

法官：反对有效。

问：你对为什么有人会更新银行账户的签字卡有任何了解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

法官：反对有效。

问：好的，如果我们翻到第3页，这与第1页一样，对吗？没有区别？

答：正确。

问：所以这是重复的，对吗？

答：对不起？

问：所以这是重复的，是重复的，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然后翻到第4、5、6页——首先，看看第4页，这张幻灯片只是显示了2020年4月进入这个银行账户的金额。就是这样。

费根森律师：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这里有很多细节，但对，它显示了4月大约3200万的进账。

问：对，总的来说，这就是它的用途；它的目的是显示4月的进账金额，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然后在第5页，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更多细节，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那么在第6页，这只是显示了4月底的余额，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第7、8和9页。

第 7、8 和 9 页实际上只是我们在第 4、5 和 6 页上看到的相同内容，但这次是针对 2020 年 5 月的，对吗？

答：对。

问：好的，那么可以说这 19 页图表的第 1 到第 9 页只是显示了进入 Saraca 的 JPM 账户的钱，对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

法官：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我的意思是，它显示了账户的所有存款。这是非常简化的——是的，它显示了进入账户的钱，但它背后有很多细节。

问：我理解图表中有更多的细节。我的问题是：第 1 到第 9 页只是显示了进入这个账户的钱，对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反对有效。

问：好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第 10 到 14 页。第 10 页在这里是一种封面页，只是显示了后面几页的详细内容，对吗？

答：它显示了我们即将讨论的三笔交易。

问：对。然后——

答：以及后面的几页。

问：当然。也许有帮助的是——对不起。我们应该向前滚动一下，让你看到接下来是什么。

舒里克律师：也许再向前滚动一页。再一页。

问：你有机会看到了吗？

答：是的，我的意思是，这里有一些额外的信息，比如签名卡，但对，它显示了 1 亿美元的转账，这是三笔转账之一。

问：对。好的。

舒里克律师：那么如果我们回到第 10 页。所以这——对不起。现在让我们转到第 11 页。

问：所以这显示了 Saraca 在 Chase 开设的新账户，是吗？

答：是的，右边的框显示了这一点。

问：它与其他账户的名称完全相同，对吗？

答：是的。

问：Saraca Media Group Inc. d/b/a Himalaya Dollar，对吗？

答：是的。

舒里克律师：好的。让我们翻到第 12 页。

问：现在第 12 页只是显示谁拥有这个新 Chase 账户的签字权，对吗？

答：是的。

问：这与第一个 Chase 账户的签字权人是同一个人，对吗？

答：是的。

问：实际上，它反映了王女士在第一个账户的最新签名卡上的头衔，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如果你想回到第 2 页也可以。你记得吗？

答：我相信是的。

问：好的。现在让我们关注一下 6 月 3 日发生的事情。

舒里克律师：如果我们能回到第 10 页。

问：我相信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这些 6 月 3 日的交易反映了外出的转账。你记得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些只是从摩根的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摩根账户的在线转账，对吗？

答：是的，那三笔突出显示的交易是转到另一个支票账户的在线转账。

问：对。所以这只是把钱从 Saraca 的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 Saraca 的账户，都是在摩根同一个银行，对吗？

答：对的。

问：所以没有钱离开银行，对吗？

答：那时还没有，但最终是的。

问：公平的说，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这些交易。这三笔交易，没有钱离开银行，对吗？

答：我不确定你的意思，因为它们是从 5601 账户转到 2038 账户的。

问：明白了。我的问题是：没有转账离开摩根大通银行，对吗？

答：整个银行来说，没有。

问：这些只是摩根内部的转账，对吗？

答：是的。

问：这与我登录我的在线账户，把钱从储蓄账户转到支票账户是一样的，对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

法官：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是转账。

问：对，是一样的，对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

法官：反对无效。

问：好的。所以这些是同一家银行内部的姐妹账户，由同一家公司持有。

费根森律师：反对这个描述。

法官：反对无效。

答：它们是同一家银行的同一账户名，但账户号码不同。

问：好的。所以我们在第 10 页看到的这三笔交易不反映电汇转账，对吗？

答：我指的是转账。

问：你知道转账和电汇转账的区别，对吗？

答：是的。

问：电汇转账，我的理解是，从银行到银行之外的交易。

答：是的，但这些仍然是在账户之间的转账。

问：所以我的问题——如果我说得不清楚，我的问题是：这些不是电汇转账，我们在第 10 页上看到的这三笔突出显示的交易。

费根森律师：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反对有效。

舒里克律师：法官大人，我不确定我是否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问：这些是 ACH 转账吗？

答：这些是在线转账。

问：所以这不是 ACH 转账吗？

答：这就是摩根大通所描述的，在线转账。

舒里克律师：好的。我们能不能调出政府证据 JPM119。

第 48 页。

如果我们能放大文件顶部的转账记录——是的，我们放大这里。如果你能再往上移动一点，突出显示——谢谢。

问：你能看到这份文件吗？

答：是的。

问：这不反映——对不起。撤回。

这些文件是图表信息的来源之一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些是你编辑图表时查看的文件之一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三笔转账都被标为在线转账到支票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这是否清楚表明这些只是摩根内部的转账？

费根森律师：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反对有效。

舒里克律师：好的。如果我们能回到总结图表。请回到第 14 页。

问：所以这个特定的幻灯片显示了在 Chase 内部转账的一些额外细节，对吗？

答：对的。

问：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过这一点，对吗？

答：是的。

问：再问一次，在这次内部转账中，当资金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时，备忘录栏里写了什么？

答：GTV 私募基金。

问：对。你认为这是对资金的准确描述吗，或者你不知道？

答：准确的描述？这是银行提供的描述。根据我的了解，银行记录是准确的。

问：好的。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是对在摩根内部转账的资金的不准确描述，对吗？

答：没有。

问：好的。所以这笔转账是从摩根的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资金的来源在这两个账户之间是完全透明的，对吗？

答：我不确定你的意思。

问：嗯，当钱纯粹从一个银行账户转到另一个银行账户时，资金的来源没有任何疑问，对吗？

答：是的，没有疑问，它显示了资金来自哪个账户，转到了哪个账户，如果这就是你要说的。

问：所以资金的来源是透明的，对吗？

答：是的——它在细节里，是透明的。

问：好的，谢谢。那么资金的性质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件第 14 页的备忘录栏中有所描述，对吗？

答：我不知道资金的性质。这是由进行转账的人输入的备忘录。

问：那么如果我们从第 15 页开始看这个图表的余额，你同意我说图表的剩余部分显示了 Saraca 银行账户实际流出的资金吗？

答：是的，剩余的图表显示了外流的资金。

问：好的。

答：从 Saraca 流出的资金。

问：对不起。

答：从 Saraca 流出的。

问：谢谢。你同意我说的，Saraca 银行账户有两条主要的资金流出方向吗？

答：有两个实体收到了资金，但由几笔交易组成。

问：我的问题是：是否有两个主要的资金流向？

答：嗯，对我来说，流向是箭头，所以有一、二、三——大约四个箭头和终点图表。

问：可以说在6月3日至6月9日期间，两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从 Saraca 转移到了 GTV Media Group 吗？

答：你能看一下最后一个证据，最后一张幻灯片吗？

问：当然。

答：你能重复一下问题吗？

问：当然。在6月3日至6月9日期间，2 两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从 Saraca 转移到了 GTV Media Group，对吗？

答：是的，这是正确的。

问：好的，还可以说在6月5日，有一笔资金从 Saraca 转移到海曼 Hong Kong Opportunities Fund，对吗？

答：是的。

问：金额是1亿美元，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当从摩根转出的资金转到海曼时，资金来自于摩根的一个账户，该账户的名称与第一个摩根账户完全相同，对吗？

答：是的，它们都是 Saraca 账户。

问：好的，账户签署人是王女士，与第一个账户的签署人完全相同。

答：是的，都是 Saraca 账户。

问：那么，对于海曼来说，这笔转账的资金信息并不比资金直接来自第一个账户少，对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反对有效。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从摩根第二个账户转出的资金并没有隐藏任何信息，对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反对有效。

问：这种资金流动是否以任何方式掩盖了资金的来源？

费根森律师：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反对有效。

舒里克律师：法官大人，请给我一些时间。

法官：可以。

舒里克律师：法官大人，我可以上前吗？

法官：可以。

舒里克律师：哦，不，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接近证人，不是到旁边谈。

法官：好的。

(在旁边谈)

舒里克律师：法官大人，我想将此标记为辩方摘要证据 1，我们将其展示给证人，作为我们唯一的资金流摘要图表，本质上总结了她的摘要图表中的内容。政府反对。

法官：反对？

舒里克律师：是的。

法官：为什么？

费根森律师：他们没有——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要将它标记为证物。他们想向她出示它,并询问它是否准确。这并非是记忆失误的情况,也不是用于帮助回忆。如果他们想将它作为总结性证物提出,我想他们可以问她它是否准确。但我们会看她怎么说。如果她说这是准确的,那么他们可以尝试提出。

舒里克律师：这就是我的观点，法官大人。

法官：好的，那么关于肖腾海默女士的假设问题，如果检方计划问，例如，巴斯先生或此类其他证人这种类型的假设，我希望你们提供我相关的法律依据。

芬克律师：明白了，谢谢，法官大人。

法官：好的。

(在公开法庭)

舒里克律师：法官大人，我可以接近证人吗？

法官：可以。

舒里克律师：我将把标记为辩方摘要证据 1 的文件交给证人。

(转向证人)

问：请稍等片刻审阅一下。

埃斯皮诺萨女士，你是否有机会审阅标记为辩方摘要证据 1 的文件？

答：是的。

问：这个文件描述的资金流动是否与政府在直接询问中提到的摘要证据中描述的资金流动相同？

答：嗯，它删除了一些资金流动和一些转账。

问：嗯，它确实删除了一些细节，对吗？

答：是的，它确实删除了一些细节。

问：你同意我说的，转账的净效果在这个证据中与政府引入的证据中是相同的吗？

答：外流的总金额——我不知道净效果，但外流到 GTV Media 和海曼的总金额是相同的。

问：好的，这是一个更好的表述，所以我会采用你的表述。

这些外流的总金额，在这个证据中到海曼和 GTV 的净金额是正确的吗？

答：是的，外流的金额是相同的。

舒里克律师：好的，法官大人，辩方将此证据提交为证据。

费根森律师：法官大人，我可以进行质询吗？

法官：可以。

质询

由律师卡马拉珠询问：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这个摘要图表是对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的 GX Z1 的最终摘要的准确总结吗？

答：不，它删除了很多细节和一些转账。

费根森律师：法官大人，政府反对。

法官：所以你是否想要承认它作为证人所述的有限目的？

舒里克律师：是的，法官大人。我们并不提出——显然它没有政府证据的详细信息，但证人已经作证说我们提供的证据中资金流动的净金额是正确的。

费根森律师：我们反对，因为证人刚刚作证说这不是证据中摘要的准确总结，法官大人。

舒里克律师：法官大人，我的摘要不需要是他们摘要的准确版本。我可以有自己的摘要。辩方可以有自己的摘要。

法官：所以你的问题是这个图表是否显示了净流出；这是问题吗？

舒里克律师：正确。证人已经作证说，摩根账户中流出到海曼和 GTV 的资金金额在我们提供的证据中是正确的，我们提供这个证据是为了这个目的。

法官：好的，那么承认它。

舒里克律师：谢谢，法官大人。

（被告的摘要证据 1 被接受为证据）

舒里克律师：因为我们刚刚手写了这个证据，我们只有一份副本。我们会向法院提供额外的副本。我们可以公开它吗？

法官：现在是下午 2 点 44 分。

舒里克律师：谢谢，法官大人。我们很快就结束。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询问：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这个图表——再次问一下，这是否准确总结了政府引入的图表中涉及的资金流动？

答：它显示了流向 GTV Media 和海曼 Hong Kong Opportunities 的正确金额，但它遗漏了很多关于交易的细节。

问：明白。但最终这其实很简单，不是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

法官：反对有效。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舒里克律师：谢谢，法官大人。没有更多问题了。

费根森律师：法官大人，我有两个问题。

法官：好的。

费根森律师：洛夫图斯女士，我们可以放上 GX Z1 吗？

请放 GX Z1 的第 19 页。

重新直接询问

由律师卡马拉珠询问：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这个图表上的信息是否比刚才辩方给你看的手写版本更多？

答：是的。

问：这个图表准确吗？

答：是的。

问：它包含所有相关信息吗？

答：是的。

问：你还被问到关于 Saraca 账户之间的 1 亿美元转账备忘录栏中的“GTV Private Placement Fund”。你记得吗？

答：是的。

问：将你关注的焦点放在从 Saraca 到海曼 Hong Kong Opportunities 的 1 亿美元转账上，你有没有审查过任何显示“GTV Private Placement Fund”备忘录栏的记录？

舒里克律师：反对。

法官：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记得该交易的电汇详情。

费根森律师：没有更多问题了，法官大人。

法官：好的。再交叉询问？

舒里克律师：简短的，法官大人。

再交叉询问

由辩方律师舒里克询问：

问：埃斯皮诺萨女士，你刚才作证说你没有审查过关于摩根内部转账的电汇详情，对吗？

费根森律师：反对，法官大人，误导。

法官：反对有效。

舒里克律师：我相信她用了“电汇”这个词，法官大人。

法官：反对有效。

问：摩根内部转账是电汇吗？

费根森律师：已问答。

法官：反对有效。

舒里克律师：没有更多问题了，法官大人。

法官：好的。没有其他问题了。

费根森律师：没有其他问题了。

(证人退庭)

法官: 陪审团成员们,现在是下午 2:46 了,是时候下班了。我想再次提醒你们,不允许你们之间或与任何其他人在你们面前讨论这个案件。你们也不能让任何人在你们面前讨论这个案件。此外,你们不能对这个案件进行任何研究。现在你们已经听取了一些证人证词,很容易被诱惑去谷歌或图书馆或任何其他渠道进行一些研究,但你们不能对这个案件的任何相关内容进行研究,也不能收听任何媒体对这个案件的报道。

祝周末愉快。我期待周一 9:30 准时欢迎你们回来。

法警: 陪审团现已退场。

(陪审团离场)

法官: 你们可以坐下了。在周一恢复开庭前,还有什么其他事项吗?

费根森律师: 没有了,陪审团主席。

施洛夫律师: 辩护方也没有,谢谢您,陪审团主席。

法官: 祝周末愉快。

(休庭至 2024 年 6 月 3 日上午 9 点)